

目 次

前言	2
第一章 緒論	5
第二章 定义	8
第三章 劳动价值論	11
附录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	23
第四章 长期就业論	28
第五章 下降的利潤率	33
第六章 有效需求	39
第七章 正統派的利潤論	46
第八章 就业通論	55
第九章 不完全竞争	62
第十章 实际工資与货币工資	69
第十一章 动态分析	77

新學社
PDG

前 言

这篇論文的目的，是要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经济分析来同現在的学院派教义相比較。这种比較在某种意义上來說，是极度的时代錯誤，因为馬克思的思想的发展，是受到同他同时代人論爭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同我同时代人論爭的影响。但是，如果我們所关心的不是经济学說的历史演进，而是其将来可能的发展的話，那么就应作这种比較。

直到最近，馬克思常被学院派以轻蔑的沉默来对待，只有在偶尔的嘲弄的脚注中才打破沉默。但受到現代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的現代学院派学說的发展——对垄断的分析和对失业的分析——已经打碎了正統派学說的結構，并且打破了经济学家慣常观察放任的資本主义作用时的滿足感。所以，他們对于作为資本主义主要批判者的馬克思的态度，不像往常那样确定不移了。我认为，他們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向他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于他所用的特殊語言和晦澀的議論方法而引起的，而我的目的就是要用为学院派经济学家所易懂的語言，来闡明我所理解的馬克思所會說的話。

同时，我相信現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对馬克思主义者也有些貢獻。首先，用現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細致的方法来重新考虑馬克思的論点，澄清了他学說中許多費解之处，并且有助于显示它的优点和弱点。其次，在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就业論——中，現代经济学为資本主义运动規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規律是馬克思本人提示过但未加以充分发展的。而且，双方如不沉緬于无

知的謾罵中，一定可以由于試圖理解他們的相互批評而有所得益。

我把我的議論限于馬克思的狹義的經濟分析，不想涉及構成馬克思學說中最重要部分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广泛論述。这种專門探討也許是不自然的，而且，的确，如不掌握全面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馬克思論点的任一特定方面。但在同时，对各特定方面的詳細研究也是有用的，并且我挑选來討論的方面，在整个的发展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資本論》的第一卷由馬克思于1867年刊行。他于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編輯其余两卷的原稿，其中一部分是已完成稿，一部分是未完成的或重复的未加工的草稿。第二卷于1885年刊行，第三卷于1894年刊行。

《資本論》中有很多的重复，我所引证的某一段，一般是在談到同一論点的許多段中随便选择的。这些引证其目的是作为我的信实的担保，而不是作为閱讀《資本論》的指南。我所引证的是1920年由格萊瑟公司 (Glaiser) 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1907年由斯温·逊那斯启公司 (Swan Sonnenschein) 出版的第二卷和1909年由克尔公司 (Kerr) 出版的第三卷。引证的地方都已注明頁碼，引证的各章节的章名和节名都列載于本书卷末，以便讀者使用其他版本参考。^①

我非常感謝罗士巴斯 (E. Rothbarth) 先生的許多有益的商討和批評。

乔安·罗宾逊

1941年9月于劍橋

^① 原书在卷末集中刊載了书中各处所引证的《資本論》的卷名和章节名作为附录，为便于讀者查閱，已将其分別載于有关各頁之末作为脚注。——編者

附 記

我对本书第一版原文，作了少量的修改。唯一重大的修改是在第三章的附录中，那里我原来的論点中有一錯誤之处。

乔安·罗宾逊

1946年11月于劍桥



第一章 緒論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傳統的正統派經濟學之間的根本區別，首先在於正統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恆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馬克思則認為它是從過去的封建經濟過渡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轉瞬即逝的階段。其次，正統派經濟學家主張社會各部分之間利益的調和，而馬克思則以為在經濟生活中，不從事勞動的財產所有人和不占有財產的勞動者之間的利益是衝突的。這兩種不同的論點不是沒有聯繫的——因為，如果這個制度被認為是當然的，並且各階級在社會產品中的分配份額是由无情的自然法則決定的，那麼各方面在要求增加可以分配的總額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改變這個制度的可能性一旦被承認，那麼那些希望從改變中得到好處的人和那些擔心會因改變而受到損失的人，立即就要站在對立的陣營了。

整個說來，正統派各經濟學家同這個制度是一致的，並且充任了它的辯護人的角色，而馬克思則是為了加速推翻這個制度而來了解資本主義的作用的。馬克思對於他的目的是自覺的。經濟學家們則一般都是不自覺的。他們所以那樣寫，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寫作的唯一可能途徑，並且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具有科學的無私性。他們的先入之見與其說體現在明顯的政治學說上，毋寧說體現在他們所喜歡研究的問題和他們據以進行研究的假設上。

既然他們相信自己是在尋求永恆的原理，他們就不注意實際情況的歷史特征，尤其他們往往用平等的小有產者社會的經濟學來分析進步的資本主義。因此正統派的競爭觀，要求每個市場上

的每个商品都由許多按个人主义的方式行动的生产者来供应，这种生产者既不受公然的共謀的約束，也不受不自觉的階級忠誠的約束；正統派的竞争观还要求任何个人自由地参加他所中意的任何方面的活动。而从这样一个社会产生出来的規律，应被应用于現代工业和現代財政。

还有，他們往往用倾向于使劳动的边际負效用(marginal disutility)均衡化的正統派工資观来研究現代劳动市場。这种观念的由来是这样一幅图景：傍晚时一个自耕农靠在他的鋤头上，正在判断再劳动一小时的額外产物能否抵偿額外的背痛。但在現代劳动市場中，单个劳动者却除了工作或挨餓之外沒有其他选择机会。

正統派经济学家已深深地为一些次要問題的精心推敲所迷住了，这些問題的推敲使他們的学生們无暇去注意不合他們志趣的現代世界的现实情况，而且他們抽象議論的发挥已达到了不可能从经济方面加以证明的地步。馬克思的知识工具要比他們的粗糙得多，但他的现实感却比他們强烈得多，他的議論以粗率而黯淡的壮观高聳在他們的錯綜复杂的建筑之上。

他认为資本主义制度是在完成发展混合劳动和专业化劳动的生产力这样一个历史任务。資本主义制度从其在欧洲的誕生地把它触角伸展到全世界去覓取养分。它促成了資本积累，发展了生产技术，并且依靠这些手段把人类财富提高到小农经济、封建经济或奴隶经济所梦想不到的高度。

但是，在資本主义强制之下生产财富的劳动者，并没有从他們生产力的增进中得到利益。全部利益都为資本家階級得去，因为大規模企业的效率压倒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竞争，并且使一切沒有足够财产参加資本家行列的人，不得不仅仅为了生存手段而出卖他們的劳动力。資本家对劳动者的任何让与，就是农场主对他的

牲畜的让与——把它們喂得飽些，使它們可以做得多些。

生存竞争把劳动者联结在一起，使他們与有产阶级相对立，同时資本之集中于为技术发展所促成的規模日益庞大的一些公司之手，使資本家轉而采取反社会的垄断的恶劣手段。

但对这个制度的譴責，并非只由于它的违反道德，而其最后复灭的无可避免，也不只由于劳动者的决心获得其劳动生产物中应归他所有的一份。这个制度包含着必然导致其崩潰的內在矛盾。馬克思把商业循环的周期危机，看作是足以致这个制度的死命的一种頑强而有蔓延性的疾病的征候。

馬克思时代以来发生的经济分析的发展，使我們能够在馬克思的危机理論中，发现三条清楚的思想线索。第一，是失业劳动后备軍理論，它表明失业如何倾向于随着对劳动提供就业机会的資本量 (the stock of capital) 和堪以使用的劳动的供給量之間的关系而变动。第二，是利潤率下降理論，它表明資本家积累的貪欲如何由于資本的平均报酬率减低而陷于自相矛盾。第三，是資本貨物工业和消費品工业的关系論，它表明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如何冲击着劳动者的貧困所規定的消費力的极限。

在馬克思的心目中，这三种理論是沒有区别的，并且是融合在这个制度的一幅图景中的，这个制度为其本身固有的矛盾所折磨，产生了其本身崩潰的条件。

同时，对馬克思不大注意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为現代的经验所驅使，对正統派的辯解提出了很多疑問，而学院派学說的最近发展，使他們达到在若干方面比他們前輩的見地更接近于馬克思見地的那种見地。現代的不完全竞争論，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馬克思的剝削論，同它却頗为近似。現代的危机論，在很多論点上接近于上文指出的馬克思在論述这个题目时的第三条議論，并且

与第一条議論也略有近似之处。只有第二条議論——利潤率的下降——显得混乱而重复。

一般說来，馬克思思想的迷人性使它在这个着了魔的时代里，比正統派学者的温文尔雅似乎具有更大的现实性。但在同时，他比他們更使人鼓舞，因为他从潘朵拉的箱子(Pandora's box)^①里把希望和恐怖都放出来了，而正統派不过宣传了这样黯淡的学說，即：在这尽善尽美的世界里，一切事情都是安排得尽善尽美的。

虽然馬克思在許多方面比正統派经济学家更得到現代人的共鳴，但也无需乎像很多人想做的那样，把他变成一个有灵感的先知。他自认为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而我也力图在以下各章中把他当作一个严肃的思想家。

以下五章的内容是从一个現代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的馬克思論点的梗概。第七章把他的学說同正統派的学說作一对照。論述就业論和不完全竞争論的第八章和第九章，表明現代学院派的教义离开正統派而朝着馬克思的方向移动。論述工資的第十章，討論向相反方向的运动的問題，因此从現代观点看来，这时馬克思似乎是属于正統派陣营的。第十一章簡單列举所有三派遗留下来沒有解决的問題。

第二章 定义

馬克思把工业的淨生产物分成两部分：可变資本和剩余。可变資本(V)就是工資支出(wages bill)。^②包括淨利潤、利息和

① 据希腊神話所載，潘朵拉下凡时，宙斯神送給她一个箱子，她一打开，一切灾害罪恶全都散播到世上来了，只有希望还留在里面。——譯者

② 《資本論》，第1卷，第6章。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

地租的剩余(S),^①就是淨生产物超过工資的部分。总生产物和淨生产物之間的差額,就是不变資本(C),它包括設備和原料。不变資本不变的意思是,它除在生产过程中所丧失的以外,沒有增加生产物的价值,增加的新价值是由于可变資本所购买的劳动力。^②固定設備仅在它的磨損率和折旧率方面对C有所贡献。^③因此,C包括折旧加原料。于是任何时期,譬如說一年的总生产物,就由C + V + S来表示。这些都是以价值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計量的。^④这一观念所涉及的若干問題,将在下章加以討論。

馬克思用三种比例来处理他的議論: $\frac{S}{V}$ 即剝削率,^⑤ $\frac{C}{V}$ 即資本的有机构成,^⑥以及 $\frac{S}{C+V}$ 即利潤率。^⑦

剝削率,即 $\frac{S}{V}$,是剩余(淨利潤、利息和地租)对工資的比例,并且表明劳动在淨生产量中的分配。馬克思常把它表达为劳动日中一个人为自己而劳动的时间和他为資本家而劳动的时间。因此,如果 $\frac{S}{V}$ 等于 $\frac{3}{2}$,而劳动日是十小时,一个人就为自己劳动四小时并为他的雇主劳动六小时。他做的四小时是“必要”劳动或“有給”劳动,而六小时則是“剩余”劳动或“无給”劳动。^⑧这一比例在馬克思的全部議論中占主要部分。

① 《資本論》,第1卷,第7章。剩余价值率。I.劳动力的剝削程度。和第3卷,第50章。竞争的假象。

② 同上书,第6章。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参看本书第14—15頁。

③ 同上书,第7章。剩余价值率。I.劳动力的剝削程度。

④ 同上书,第1章。商品。I.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⑤ 同上书,第7章。剩余价值率。I.劳动力的剝削程度。

⑥ 同上书,第23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則。

⑦ 同上书,第3卷,第2章。利潤率。

⑧ 同上书,第1卷,第7章。剩余价值率。I.劳动力的剝削程度。

剝削率是明白的。其他两个比例，即 $\frac{C}{V}$ 和 $\frac{S}{C+V}$ ，就有些混乱。資本的有机构成和利潤率，两者都是与所使用的資本量有关，而不是与資本的折旧有关。要把 $C+V$ 变成資本量，我們就一定要把馬克思的范畴加以提炼，并把 C 分裂为折旧和原料，譬如說，以 D 和 R 来表示。于是 $R+V$ 和 D 必須各自乘以相当的周轉期。例如，假定运用資本 (working capital) 平均是用在工資和原料上六个月的支出，并且假定设备的平均寿命是十年。那末为了把 $C+V$ 化为資本量，就得把 $R+V$ 除以二，并把 D 乘以十。馬克思是知道这些論点的，^①但他的术语把这些論点弄的費解了。如果我們用符号 C 、 V 和 S 只代表每单位时间的折旧率和原料成本、工資和利潤，并且把資本的有机构成不表述为 $\frac{C}{V}$ ，而表述为所用每人資本 (capital per man employed)，我們就能避免費解而又不违背馬克思的意思。

所用每人資本这个观念，引起了更多的困难。它可以有三种不同途径的变化。衰退的条件增加每人資本，只是由于在设备保持不变的同时，降低了就业水平；^②积累的过程倾向于按一定的利用水平增加每人資本；最后，技术的进步以及利息率和实际工資率的变化，可以朝着这两个方向中随便哪一个方向来变更每人資本

① 《資本論》，第2卷，第8章。固定資本与流动資本。1. 形态上的区别。和第3卷，第4章。資本周轉对于利潤率的影响。这一章由恩格斯加以补充，这也許足以說明馬克思觉得这个题目令人困惑或厌烦。

② 因为馬克思并未明白地討論这个问题，到底他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有疑問的。他可以被解释为把利用的下降看作是資本的减少的同义語。但这种想法是很有毛病的，因为这意味着資本量的变化率同积累率并不是同一件事情。

(利用水平为既定)。馬克思假定資本总是尽其能力被使用的。^①而且，他认为一定量資本的能力生产量(capacity output)，是由技术条件严格地决定的。利息率对資本的结构并无影响，而实际工資率只是通过它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而間接地影响資本的结构。^②

这种假設对于他的全部論点說来是根本性的假設。他們排斥了自馬克思那个时代以来曾受到学院派经济学家很大注意的两类問題：与均衡地使用的生产諸要素之間的比例有關的問題，以及与适应商情变化而作的資本設備利用的变化有關的問題。这几点将在以后加以討論。这种假設使一个非常复杂的問題大大地簡單化了，且从学院派的观点来看，显得有点粗糙。但馬克思避免使用学院派经济学家已经用慣的某些同样簡單化的假設，并用动态的措詞来处理他的議論，而学院派经济学家却大都限于作比較严密但不大令人感兴趣的静态分析。

第三章 劳动价值論

馬克思的价值論引起了很多混乱和爭論。当然，如果我們从“資本論”第一卷的簡單的教条主义到第三卷的錯綜的叙述，来探索馬克思內心的艰苦掙扎过程，看来是困难的。但是，倘若我們从第三卷的要害部分开始，那末一路上就会省力得多。

資本在积累，資本主义制度在从小农和手工业经济中征服新

① 这种假設并没有說清楚，但在一定的技术状况下，一定量的資本将只使用一定量的劳动，是被认为是当然的，例如《資本論》，第3卷，第15章。这个法則的内部矛盾的展开。Ⅰ. 生产扩大与价值增殖間的冲突。

② 《資本論》，第1卷，第23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則。Ⅲ.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軍的累进的生产。

的領域；人口在增加，技術發明在創造。一般說來，實際工資仍經常保持着前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所規定的水平，^① 或者不如說，當資本家對勞動的需求相對於可以取得的供給而變化時，實際工資就環繞着那個水平而變動。^② 用實際用語來說，總剩餘就是總生產量與實際工資總額之間的不斷增長的差額。受技術條件支配的資本有機構成，在各個不同領域內是各不相同的。^③ 資本的利潤率在所有的領域中傾向於均衡化，因為新資本總是流向能產生高於平均利潤的利潤的地方，而不流向只能產生低於平均利潤的利潤的地方。^④ 各個別工業中利潤率的暫時差額，可能應歸因於需求（而需求又是由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的收入分配決定的）。^⑤ 這種差額為資本的相對增加，從而為需求比較高的地方的生產量的相對增加所均衡。^⑥ 或者它們可能應歸因於降低生產成本的新技術。這些都為逐漸迫使普遍採用新方法和降低有關商品價格的競爭行動所均衡。^⑦ 既然每單位資本的利潤傾向於均衡，而所用每人資本是不均衡的，則在不同工業中的剝削率（每人利潤）也是不均衡的。在每人資本超過平均的地方，它也傾向於超過平均。^⑧

在可用的土地有限，而豐度和位置價值（site-value）又都各不相同的地方，對土地的私有权使其所有者可以從資本家那里需索

① 參看本書第29頁，腳注2。

② 參看本書第30—31頁。

③ 《資本論》，第3卷，第8章。不同生產部門的不同的資本構成及由此引起的利潤率的差異。

④ 同上書，第10章。一般利潤率由於競爭的均衡。和第12章。補論。Ⅱ. 資本家的補償理由。

⑤ 同上書，第10章。一般利潤率由於競爭的均衡。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參看本書第16—17頁。

一笔地租。①地租是从資本所得的剩余中支付的，但是因为每单位資本的利潤在各行业活动中倾向于均衡，因此支付的地租愈大，剝削率一定愈高。这是由有关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所造成的，因为，由于利用效率較小的土地和更集約地利用效率較大的土地，生产扩大了。②因此，相对价格为需求和成本所支配，同时成本依次受技术和天然生产要素的供給的影响，需求則受收入分配的影响。

所有这些同正統派学說不同的，只有一个方面，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并不存在长期均衡趋势，而且平均利潤率也不是一个均衡率或資本的一个供給价格。它不过是資本主义制度随时可以产生的总剩余中的一个平均份額而已。

当第一卷提出这些議論时，在表面上显得非常不同，但这种不同与其說发生于分析中所涉及的地方，不如說发生于分析中所省略的地方。我們从一段純粹教条的叙述开始。“諸商品的交換价值，也要还原为一种共通物，各代表这共通物的多量或少量。……一个使用价值或財貨有价值，只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质化在它里面。然則，它的价值量要如何去測量呢？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量去測量。劳动量由劳动時間測量，劳动時間又用一定的時間部分，例如小时、日等等去測量。”③

① 《資本論》，第3卷，第38章。級差地租。和第39章。級差地租的第一形态（級差地租Ⅰ）。

② 同上。馬克思对地租的論述，比通常的学院派的說明为现实。他斟酌到技术的改进，所以沒有作出贊同資本報酬递减的假設（第3卷，第46章。土地价格）指出他明白“地租如何进入某一商品的生产成本”是很有趣的：“谷物栽培地的地租，会成为家畜价格的决定性因素”（第3卷，第45章。絕對地租）。

③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頁及第10頁。

测量的标准是平均性质的劳动。“較高的复杂的劳动,和社会的平均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力的表现。不过,这种劳动力,比简单的劳动力,包含更大的教育費用,其生产曾費去較多的劳动時間,^①从而有較高的价值。……不过,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高級劳动都要不断还原为社会的平均劳动,那就是,把一日的高級劳动,还原为X日的簡單劳动。为省却一些多余的手续,使分析更为簡單起見,我們总是假定由資本使用的劳动者,是实行簡單的社会的平均劳动。”^②

一个商品的价值,不但含有直接用于生产它的劳动時間,而且还含有必需的原料和設備的价值。“我們会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資料的价值,再当作生产物价值的构成部分。”^③“生产資料……它所給予生产物的价值,就是它当作生产資料丧失掉的价值。”^④原料和像燃料这类輔助材料的价值,立即变成生产物的价值,同时设备則把它因磨損而丧失的价值轉移于生产物。^⑤生产資料的价值,又来自生产它們所需的劳动時間,而“一切自然的不经人力协助就已经存在的生产資料,例如土地、风、水、矿脉內的铁、原始森林內

① 在一个自由移动和机会均等的世界中,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資超过一个不熟练工人,会受到他的較大的教育費用的限制。实际上,熟练劳动者的供給(还有,职业劳动者的供給),往往受到这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不熟练劳动者的家属一般不容許他們的子弟全然在法定最低年齡有時間来受任何教育。所以,熟练工人的額外工資不但須計及他們的訓練費用,而且还要計及社会結構人为地造成的一种稀少价值(acarcity value)。馬克思忽視这种多少是明显的論点,无疑是因为他急于要强调整个資本家和劳动者之間的主要的階級斗争,并且不承认各个階級內部有次要的斗争来使这幅景象复杂化。再參看本书第76頁,脚注3。

②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7及219頁。

③ 同上书,第220頁。

④ 同上书,第6章。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

⑤ 同上。

木材等等，都属于此类”，并不把价值轉移到生产物去。^① 因此，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創造的。

不論价值观念对于一个黑格尔的学生來說具有什么样的內在涵义，对于一个現代英国讀者來說，这純粹是一个定义問題。一个商品的价值含有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時間，加入这个商品的生产的輔助商品生产时所需要的劳动時間也包括在內。

什么是价值对价格的关系呢？最初馬克思教条地說，商品倾向于按照与它們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进行交换（因此任何一类商品的价格比例同它們的价值比例是相同的）。“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內的劳动的货币名称。”^② 作为市場上某种暫时的扰乱的结果，相对价格会同相对价值不一致，“但这种差异只表现为商品交换法則的侵犯。”^③

为了使馬克思可以主张价格倾向于与价值一致，价值的定义得大大地加以引伸和曲解。在馬克思的体系中，要創造价值，劳动時間必須是社会必要的。生产一定产量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時間，可以因两种明显的理由而不同。如果采用了一种新的節約劳动的制造方法，那么体现在有关商品內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時間就减少了，并且其价值因而下降了。^④ 但需求也影响价值。除非有对商品的需求，否則商品就体现不了价值，而且如果某种商品生产过剩了，体现在这种商品中的部分劳动，就证明是在滿足社会需要上所不必要的，于是有关商品的总生产量的平均价值就因而减少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6頁。

② 同上书，第90頁。

③ 同上书，第165頁。

④ 同上书，第1章，商品。I. 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了。①天然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但有人认为稀少性，譬如說金钢石的稀少性，往往使耗用于寻找它們上的劳动時間增加到足以說明它們的高价的程度。②因此，第一卷的叙述忽略了在第三卷中被清楚地辨別出来的許多問題。

可是，馬克思在第一卷中根本不想处理主要問題。这个問題关系到不同生产部門中利潤率均衡化的趋势。在一个价格与价值相一致的体系中，等量劳动的淨生产物是以等量貨幣售卖的。因此（假定貨幣工資率是一律的），以貨幣表示的每单位劳动的剩余，就到处都是相等的。說相对价格与相对价值一致，就如同說所有工业中的剝削率都是相等的一样，是同一回事。但是，如果所用每人資本（資本的有机构成）在不同工业中是不同的，同时每人利潤（剝削率）却是相同的，那么每单位資本的利潤就一定会随每人資本起相反的变化。只要資本对所用劳动的比例也相等，利潤率和剝削率两者在所有工业中就都可以是相等的。

在第一卷中，馬克思把这个問題擱着不解决。③在第三卷中，他指出每人資本随技术条件而变化，同时資本家之間的竞争倾向于建立一个一律的利潤率。所以剝削率不能一律，而相对价格也不会与价值一致。④

① 《資本論》，第1卷，第3章。貨幣或商品流通。I. 流通手段。參看第3卷，第6篇。剩余利潤轉化为地租：第37章。緒論。

② 同上书，第1章。商品。I. 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③ 同上书，第9章。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量。

④ 同上书，第3卷，第9章。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及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轉化。在他用数字表示的例子中，馬克思从整个工业的平均剝削率，計算了不同工业中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商品的价格同它們的价值差异到这种样子，以致不同工业中資本家实际享受到的剝削率，随着他們資本的有机构成而变化。照我的看法，第1卷和第3卷之間的矛盾，是玄妙和常识之間的矛盾。在第3卷中，常识胜利了，但在其文字叙述中，仍必須对玄妙說些空口应酬話。

馬克思由于从一律的剝削率的假設出发，~~陷入了資本家~~的困难之中。这种假設并无根据。如果工資~~在所有工业中都相等~~，則所用每人剩余 surplus per man employed (剝削率) 將隨着所用每人淨生产力 (net productivity per man employed) 而变化，并且一般說来，在每人資本較大的地方，每人生产力也較大。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因为生产力所已达到的程度，会表現在不变資本部分对可变資本部分的相对的优势上……如果資本在一定的生产部門有了較高的构成，那就表示一个超过平均水准的生产力的发展。”^① 因此，剝削率傾向于随着所用每人資本而变化。

資本家們一定会看到(除判断錯誤和市場混乱外)，他們并不增加所用每人資本，除非他們确信所用每人淨利潤 (net profit per man employed) 会有相应的增加，而那个产生各产业部門間相等的利潤率的同一过程，往往会产生不相等的剝削率。

剝削这一事实使利潤成为可能，但是剝削率在邏輯上或历史上为什么应被看作先于利潤率呢，那是沒有理由的。在邏輯上說，重要的是資本主义制度往往成功地為有产階級获得的总剩余量，而且用所用劳动量来除那个总量以求得剝削率，而不以資本量来除那个总量以求得利潤率，这並沒有什么好处。在历史上說来，說不同的工业是随着极为不同的剝削率、不同的利潤率和不同的資本对劳动的比例而发展起来的，这样說是很自然的。所以竞争的折冲往往会規定一个共同的利潤率，从而各种剝削率不得不达到抵消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0—991頁。在第3卷的編者序中(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頁)，恩格斯引用了沃尔夫 (Julius Wolf) 的話：“不变資本的增加，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增加为前提……所以，在可变資本不变，不变資本增加时，剩余价值必定会增加。”恩格斯憤怒地否定了这种观点，并且宣称这是直接与馬克思的学說相违背的。但是他只是責备沃尔夫，而并未提出任何議論，看不出在甚么地方沃尔夫的說明与馬克思上文的說明有何不同的地方。

資本对劳动之比的差額的水平。这种从相等的剝削率趋向于相等的利潤率的运动，并不是資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过程，而是经济分析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即从原始的劳动价值論趋向于相对需求与相对成本相互作用論。

按照馬克思自己的議論，劳动价值論不能提供一种价格論。但他仍运用这种学說來說明关于資本主义制度性质的某些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又毫不决定于他任意用來說明这些概念的特定义語。

首先，馬克思指出資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是以除出卖劳动力外别无生活手段的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基础的。資本主义先掠夺农民和手工劳动者，^①然后剝削他們的劳动。剝削的可能性，有賴于淨生产量总额和劳动者最低限生活資料之間的差額的存在。^②如果一个劳动者除了他一天中不得不吃的东西以外，在一天之內不能再多生产什么，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可能的剝削对象了。这个概念是簡單的，可以用簡單的語言来表达，而无須用任何專門术语的工具。但恰正就是这些簡單而基本的資本主义特征，在学院派的经济分析的迷宫中消失了。

其次，馬克思运用他的分析工具，強調只有劳动是有生产力的这种見解。^③就其本身來說，这不过是一种口头禪而已。土地和資本不生产价值，因为价值是劳动時間的生产物。但是，丰饒的土地和有效率的机器提高了用实际生产量来表示的劳动生产力，而且的确，“增进劳动生产力……就是資本的內在的冲动和不断的傾

① 《資本論》，第1卷，第7篇，第24章，所謂原始积累。

② 同上书，第5章。I. 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II. 价值增殖过程。第3卷，第47章。資本主义地租的发生。I. 导論。

③ 同上书，第6章。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第3卷，第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II。

向”。① 在資本主义之下，“劳动生产力成熟了，如同在温室中那样”。② 不論我們想說資本是有生产力的也好，或者想說資本为使劳动成为有生产力的所必需的也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問題。

重要的是，占有資本不是一种生产活动。把資本看作是有生产力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常常暗示說資本家有功于社会，并且从他們的财产中取得收益是完全正当的。③ 在过去，在这个論点上，曾有把财产和企业看成并无区别的表面上似乎言之有理的議論。但这种混淆爭点的方法不再有效了。現在，所有权和企业的分离变得愈来愈完全了，而“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幻想——資本是本人劳动和节约的果实——因此就粉碎了”。④ 标准的企业家已不再是馬歇尔(Marshall)笔下的勇敢而坚忍的生意人，或馬克思笔下的狡猾而貪婪的守財奴，而是一群与食利生活者(rentiers)无区别的沒有自动力的股东了，他們雇用拿薪水的经理来经营他們的公司。所以，不参加关于土地和資本是否有生产力的說理論爭，不建立專門的分析工具来确立論点，而說占有财产是非生产性的，現在看来是簡單化了。

的确，强使我們說資本(与資本的所有权相对立的資本)是非生产性的那种說法，反而把这个爭点模糊了。說資本以及把科学应用到工业上去大有生产性，并且說发展成为垄断的私有财产制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1頁。

② 据作者原注，引文引自《資本論》第1卷，第641頁。(即第1卷，第23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則。Ⅱ. 在积累及伴积累而生的积聚的进行中，可变資本部分的相对减少。)由于作者引证的《資本論》版本不同，此处譯文亦不同，所以仍按作者引证的譯文譯出。——譯者

③ 《資本論》，第1卷，第13章。机器与大工业。Ⅵ. 机器所驅逐的工人会有賠償的学說。

④ 同上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4頁。

度之所以有害，正因为它使我們不能擁有很多資本和我們所需要的那一类資本，这种說法更使人信服。这种見解是馬克思的分析中所固有的。他預見到这个时期，那时“資本独占，成了和这种独占在一起，并在这种独占下开花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資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們的資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① 馬克思的議論的实质，对現代的形势远不是无关的，但这种議論和它文字上的外壳是不能相容的。

在資本主义之下，日益增进的劳动生产力在馬克思的術語中引起了严重的困难。他用价值来計量生产量的方法，为指数問題开辟了捷徑(虽則用“簡單劳动”单位来估計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的問題尚待解决^②)。但是，既然实际生产量是一个重要观念，这个问题就必须处理而不可全然忽視。只要既定强度的劳动的人-时(man-hours)不变，那么每单位時間所創造的价值总额也不变。但随着時間的过去，实际生产量也在增加。商品的价值是不断下降的，并且只要实际工資不变，劳动力的价值也是下降的。所以，可变資本的一定价值对于劳动力的购买力在增进中。找出一个衡量实际生产量的尺度的問題——像这个場合的尺度一定含有某些任意的成分——用价值来計算是得不到解决的，因为价值和生产量之間的交換率在不断地改变着。

掌握馬克思的工具的最簡單方法，就是假定每小时的一定的貨幣工資率。那时，如果每小时的实际工資不变，价格也就一定不变(假定工資品(wage-good)的价格并不相应于一般价格而改变)。当一定量劳动時間的实际生产量增加时，不变的价值創造率($V + S$)由增加的貨幣总额来表示，而单位貨幣的价值却下降了。于是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4頁。

② 參看本书第14頁。

上升的剝削率由以貨幣表示的不變的V和上升的S來表示。換一種說法，單位貨幣的價值可以被認為不變。當生產力增進時，貨幣工資和價格就都下降；V+S不變，而上升的剝削率却要由V的下降來表明。

當商品和勞動力在價值上不斷變化時，用價值來計算的困難，證明了馬克思的解釋也很費解，而他用價值觀念來表達的各重要概念，如不用這種觀念，無有不能更好地表達的。^①

但馬克思所用的術語是重要的，因為它具有提示的力量。沒有一個經濟學學派曾用過完全沒有色彩的術語。即使作者自信抱着冷靜的科學態度，讀者的心里也會引起共鳴。馬歇爾使用等待(waiting)這個字，提供了在用字上暗示的例子。他是想表明，為了克服把資本在現在消費上花光的誘惑，財富的所有人必須收受利息。這自然是可以在其中吸取教訓的，就是如果資本家必須以受

① 馬克思關於商業的論述(《資本論》，第3卷，第17章。商業利潤。)是一個足以說明他的論證方法的有教益的例子。使用在出售商品、包裝和準備出售商品、以及簿記上的勞動，不創造價值。它僅僅從事於實現工業所創造的價值而已。另一方面，運輸卻創造價值(參閱第3卷，第17章。商業利潤)。這種區別顯然是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工業和運輸對社會是必需的，找尋買主的活動並不是必需的，而在現在的廣告時代，生產成本和銷售成本之間的區別，甚至比馬克思那個時代更為重要。但馬克思提出下面這個問題來，為自己造成一個不必要的困惑：如果商業不直接創造價值和剩餘，那麼商業企業中的工資和所得利潤的來源是什麼，並且商業資本又是如何維持的呢？工業資本家並不關心於獲得價值，而只關心於獲得貨幣，或毋寧關心於獲得購買商品和勞動的購買力，他是準備支付給商業資本家，並且間接地支付給幫助他實現剩餘——即，出售他的商品——的商業勞動的。由此涉及的價值的量的問題，那純粹是形式問題。如果我們願意把商業勞動算作是生產勞動，那麼所創造的價值總額愈大，則商品的平均價值也相應地愈大，假如其餘的一切都不變的話。這條綫划在哪裡，顯然是有些任意的，勞動越是被算作生產性的勞動，商品的平均價值也就愈大。至於這條綫到底划在哪裡，這除對價值和貨幣之間的交換率有影響外，對任何事物都沒有影響。

在論“絕對地租”的第3卷第45章中，可以找到類似的使簡單論點弄得糊里糊塗的手法。

賄來保持他們資本的完整無損，那他們毋寧被征用，把他們的資本為了社會的利益而安全地保存着。但是，馬歇爾認為節欲 (abstinence) 這個名詞太激烈時，他便說資本家們是以從事於等待來服務的，為此，他們有得到報酬的權利。^① 庇古 (Pigou) 教授用了充滿着誣蔑涵義的剝削這個字，來代表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實際工資和壟斷條件下的實際工資之間的差額。^② 因此，讀者就不知不覺地受到了影響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來，那就是，只要競爭占優勢，勞動就可以得到它所能合理地要素的一切。這在學院派的習慣用法中，可以找出上百個例子來。

馬克思對於暗示的重要性是非常敏感的。他指出，甚至一個代數公式也不是毫無政治涵義的。他堅持剝削率必須寫成 $\frac{S}{V}$ ，而不能寫成 $\frac{S}{S+V}$ 。這兩個公式恰正表達了同一情況，但它們對資本主義過程抱着兩種不同的態度。 $\frac{S}{V}$ 這一比例表示“勞動者已經從生產物排除出來的事實”，而 $\frac{S}{S+V}$ 這一比例所表示的，“是一個協作關係的虛偽的外觀。好像勞動者與資本家，就是在那種協作關係內，依各種不同的形成因素的比例，來實行把生產物分割。”^③

馬克思的把利潤當作“無給勞動”的方法，以及關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剝削率的整套工具，硬把說明資本主義過程是蹂躪勞動者生活的海盜制度的一幅景象，展現在讀者的心目之前。他的術語從它所浸透了的道德的憤慨中獲得力量。

我希望我們在下文中會明白，馬克思議論中的任何一個有實質的論點都不是以勞動價值論為依據的。伏爾泰 (Voltaire) 說，你

① 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第232頁。參看本書第48頁。

② 庇古：《福利經濟學》，第3篇，第14章。

③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5頁。

可以靠魔法来杀死一群羊，如果你同时給它們很多砒素的話。在这一幅图里，羊很可以代表得意洋洋的資本主义辯护人；馬克思的銳利的眼光和对压迫的强烈憎恨提供了砒素，而劳动价值論則提供了咒文。

附录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

在放弃了資本主义制度下价格与价值一致的見解之同时，馬克思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价值論將得到它应得的名譽。“（只有在生产受社会的实际的預先决定的統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被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時間的范围，和这种商品所滿足的社会需要的范围之間，創立联系。）……各种商品依照它們的价值来交换或售賣，是合理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法則。”^①他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級差地租，在这个例子中，其成本除地租外是二百四十先令的十卡德小麦，以六百先令售出，接着他写道：“如果我們設想資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被揚弃了，社会被組織为一个有自觉有計劃的共同結合体，10卡德就会代表一个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時間，而与包含在240先令內的劳动時間相等。社会对于这种土地生产物，就不会依照2½倍这个生产物內包含的現实劳动時間来购买；地主階級的基础就消灭了。这件事，会和外国輸入使生产物价格照同額变得便宜的事情，发生完全一样的作用。”^②

“但在社会化的生产中……生产者們比方說将会得到一种紙的凭证，凭此在社会的消費品儲存中，取去一个与他們的劳动時間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5頁。

②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4頁。

相符的数量。”^①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决定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②

引证的这几段文字的主要论点是，在社会主义之下，得自财产的收入将被废除，每个人将在总产品中领到相应于他自己对它的贡献的一个份额。这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的实质意义，这种学说老是可以不用价值的观念而加以表达。但这几段引文也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中，价格应当和商品的价值相一致。

这种见解能说得通吗？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折旧是生产量价值的一部分，然后显然必须把它包括在生产量价值之内，因为理想的价格体系的目标，就是要使商品的价格与其社会成本相一致，并且设备的磨损是一项实际成本。^③

所以，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如果一切来自剩余的收入都要废除，那么，价格就得根据工资成本加上折旧来规定。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6页。

② 同上书，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6页。马克思还使鲁滨孙这个典型的经济计划者用平均劳动时间来记帐。参看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页。

③ 有一段（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1—314页）暗示马克思并不采取这种见解，他认为在正确的制度中，价格是与设备折旧以外的劳动成本成比例的。恩格斯说明，这一节的几段文字是他根据原稿的一个注解改编而成的，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掺入了一些混乱思想。

马克思以为折旧相当于磨损。投资一经投入，虽然在计划新投资时必须计入，但仅仅因时间的推移而造成的折旧，并不是一项社会成本。有些投资，例如一条铁路的原来的设计图，就具有永久寿命，并且在创办投资之后，它的使用完全无须社会成本。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这类资本，必须象土地那样加以对待，它增加了实际生产量，但没有增加价值。

如果投資已經到了一個盡頭，那麼這將是恰當的，因為資本量的進一步增加已無任何社會的有用性，而一切收入都來自當時的消費和專用於當時的消費。在這樣的場合，正統派所說的資本已不再是“稀少的生產要素”，而正統派的价格論將同勞動價值論成為同樣的東西了。

如果投資依然繼續，又將如何呢？假定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私人儲蓄，但投資於新資本設備認為是需要的，^①而且如教育之類的免費事業規定是由社會辦理的。用於投資和免費事業上的支出，往往產生出超過可消費的產量的成本購買力。吸收這個超過部分的一種方法，是徵收所得稅。那時價格一般將與成本相等，但可消費的收入將少於成本。另一種方法是徵收購買稅，使價格超過成本。這種稅應如何徵課呢？如果價格應與馬克思所習用的那個意義的價值相一致，稅額就必須和工資成本相稱。這時，情況將和在各項工業中有均衡剝削率的情況一樣，為投資和免費事業而規定的稅收，也顯得象是社會主義的剩餘的同義語了。這種稅收將被加入包括設備保養在內的每個生產階段的勞動成本之中；所以，它將加入各個社會主義企業的不變資本——即，企業的原料和設備的折舊——的成本中去。因此一切價格將按同一比例被提高到生產成本之上，而其效果將和一切出售給最後消費者的商品的從價稅相等。這將是徵稅的合理途徑（倘若對於需方說來，各種商品之間沒有任何差別的話），而到目前為止，價值似乎很有理由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規定價格的指針了。

但是，在前述的議論中已暗中假定，各項工業是在不變的報酬

①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社會必須預先計算，能用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某種事業上，而不致有害。例如鐵路的建築。”（《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8頁）。

下工作，从而支出方面的一定比例的增加，在有关商品的生产量方面就产生同等比例的增加。当这种条件没有满足时，价值观念往往会发生严重的困难。让我们通过从资本抽象出来的办法，排除其他混乱观念，使工资成为唯一的生产成本，并假定没有必要为创造投资资金而征税，然后让我们来考虑马克思的在土地报酬递减条件下生产小麦的例子。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所涉及的是几块优劣不同土地的适当的耕作强度。当各块土地上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增用一个人所引起的生产量的增加——是相等的时候，最高限度的生产物是靠所使用的一定的人数而获得的。除非平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碰巧成比例，否则象这样的使用劳动，使平均生产力相等，是不经济的。

假定有两块土地，在这两块土地上，得到了如下表所示的情况。假定有二十五个人可用。为遵照使甲地和乙地的小麦价值相等的原则，必须分给甲地十五个人和分给乙地十个人。那时总生产物将是二〇〇，每块土地上的每人生产量将是八。但是，如果把十五个人分给乙地并把十个人分给甲地，这些同样的人就可以得到二〇五的总生产物。于是甲地的平均生产物将大于乙地，而这两块地的小麦在价值上将有所不同。在这个事例中，价值标准并未给与最好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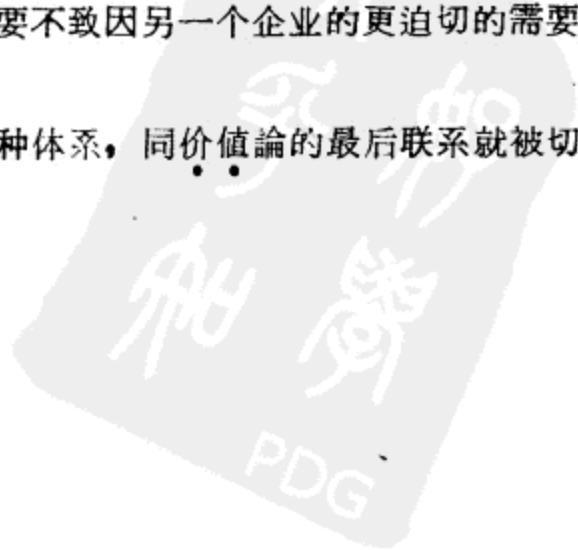
使用人数	所产小麦	每人平均生产量
	甲地	
10	100	10
15	120	8
	乙地	
10	80	8
15	105	7

問題的第二方面，涉及到小麦的定价。在上引馬克思的例子中，当所生产的小麦为十卡德时，一卡德小麦的边际成本是六〇先令，而其平均成本为二四先令。这就可以按一卡德二四先令来出售小麦，而馬克思說，这是正确的策略。但这样說要更合理些：当它按边际成本出售时，这个生产物产生了超过其劳动成本的一个三六〇先令的剩余。这个剩余的最好用途是什么呢？补助小麦价格可能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即使小麦应当得到补助，为什么最好的补助率是那能够恰好补偿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之間的差額的补助率，是沒有特殊理由的。一个較小的补助率或較大的补助率也許略胜一筹。而某种其他商品或某种不同目的，例如教育事业，可能更有資格受到补助。按照小麦的平均成本出售小麦会产生最好的結果，将是未必可能的偶然。

这样，遵照价值标准会造成可以避免的浪費，并把社会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作錯誤的分配。

还有新投資在社会化生产的各不同部門之間如何分配的問題。如果有关当局对各部門投資的社会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們就可以沒有价格体系的任何指导而恰当地分配投資。但是，当最显著的需要都已得到滿足时，可能很方便仿效資本主义，而要求社会主义企业对分配給它們的全部資本賺取利息率，以保证一个企业的普通投資需要不致因另一个企业的更迫切的需要而受到压抑。

如果运用了这种体系，同价值論的最后联系就被切断了。



第四章 长期就业論

馬克思多半是把他的議論导向这个假設，即引誘資本家投資于实际資本是沒有問題的：“积累啊！积累啊！那是摩西(Moses)及預言者。”^① 資本家对于享受奢侈的消費并无特別兴趣；^② 他們有兴趣的是获得更多的資本，并且每人都为竞争性的斗争所驅使，来扩大他的資本，以利用新技术。只要他們有若干利潤来投資，他們一定会把利潤用于投資，不問利潤或利息率的前景如何。^③ 因此，在主要論点中并未提出有效需求的問題。这个問題就象“实现剩余价值”問題一样，是被馬克思分开处理的，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将在下文加以討論。^④

可是，即使有效需求問題被排除了，失业問題还是存在着。在任何时候，就业量决定于現存的資本量和生产技术。由于時間的推移，資本积累起来，就业量就有增加的趋势。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資本主义的进入新的領域（这使被剝夺了生存手段的农民和手工劳动者的洪流傾注于劳动市場），可用的劳动也增加了。通常存在着一个失业劳动者的边缘——劳动后备軍^⑤——而生产量的限度是由資本設備的全部能力决定，不是由劳动的充分就业决定的。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5頁。

② 參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9—290頁。

③ 馬克思在一个論点上談到利潤的下降减少了积累，“使利潤的刺激鈍減”（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9頁）。但这个概念并未得到究明，而其余的論点是与仅仅由于可用于投資的利潤較少因而积累下降的概念相一致的。

④ 參看《資本論》，第6章。

⑤ 參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6頁及以下各頁。

在此等情況下，實際工資水平是由作為一個階級的資本家和作為一個階級的勞動者的議價力量 (bargaining power) 決定的。只要勞動者沒有聯合起來，他們就孤立無援，而不得不接受他們所能得到的東西。^① 所以，工資往往會被壓低到生活費水平所決定的下限。^②

即使在工資最低時，資本家仍然力圖借延長工作日^③，加強勞動強度，^④ 并把婦女和兒童驅入產業，來從勞動者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潤。一個家庭的實際所得有一個由飢餓水平決定的下限，但那個家庭為獲得那些工資而不得不做的工作量，可以用這些方法來增加的。^⑤

這種過度的剝削過程，結果引起一種反作用。勞動者的健康被損害了，後代的供給受到了威脅。於是開明的利己心迫使資本

① 《資本論》，第1卷，第23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法則。Ⅲ. 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的累進的生產。

② 馬克思的工資論的開頭的敘述，純粹是教條。勞動力象其他商品一樣，傾向於按它的價值出售，而勞動力的價值，是生產勞動者和接替他們的子女的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勞動時間（《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184頁）。這個生活費水平，含有“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因為它部分要看“自由勞動者階級曾經養成怎樣的習慣與生活要求”，那就是說，要看資本主義攆走農民并把他們變成“自由勞動者”以前所得到的生活標準。這種對工資的決定因素的論述，就象對價格的教條的論述一樣，隨著議論的發揮而逐漸被放棄。勞動的價值（生活工資 subsistence wages）並不決定工資水平，而僅僅劃定限度，在此限度之下，如不減少勞動者的勞動力，從而發生破壞剝削基礎的危險，工資就不能長期維持。

馬克思所說的決定生活工資的“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常被解釋為指資本主義發展時，勞動的價值往往隨習慣的生活標準而上升。我未曾找到這種解釋的證明。如果採取這種說法，会把馬克思的議論降低為循環論的，因為這就意味着實際工資水平決定勞動力的價值了。

③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5頁。

④ 同上書，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6頁。

⑤ 同上書，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7頁。

家虽然勉强也得屈服于遏制他們的过度貪欲的劳动立法。工厂法限制了劳动日，改善了劳动条件，使工資不能降低到生活費水平以下去。^①

劳动者的无所倚靠的处境，是由于产业后备軍的存在。只要存在着失业現象，他們的議价力量就长期削弱了。可是，資本的积累是一直在继续的，而且有些时候支配所提供的就业量的資本量，赶上了劳动的供給。那时他們的議价地位增强，并实际工資也有上升的趋势。結果利潤下降，积累率則相应于人口的增长而放慢，从而后备軍又增长了。^②同时，不能容忍低利潤的資本主义制度，所起的反应是采用節約劳动的新技术。^③在高工資的刺激之下，作出了節約劳动的发明，从而一定量的資本在今后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少了。这样，后备軍就因由技术原因而造成的失业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而且，还存在着把資本主义扩大到新的領域并寻求新的劳动来剝削的新的动机。劳动者的暫时的議价力量受到了这些手段的破坏，实际工資又下降了。^④

这样，工資长期为后备軍的伸縮所調节。^⑤馬克思认为最有利于提高工資的情况，是在技术方法或資本对劳动的比例上不加任何改变而增加資本量。那时每单位資本的就业不变，并且当資本扩充时，就业增加而失业下降，从而天平逐漸傾向于有利劳工的

① 《資本論》，第1卷，第8章。劳动日。V. 爭取标准劳动日的斗争。

② 同上书，第23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則。I. 資本构成不变，对于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一同增加。

③ 同上书，第23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則。III.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軍的累进的生产。

④ 馬克思认为劳动后备軍的升降与商业循环是属于同一性质的（第1卷，第23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則。III.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軍累进的生产）。这一論点将在下文第71頁加以討論。

⑤ 《資本論》，第1卷，第23章第Ⅲ节。

这一边。^①他并不认为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工资。这是与日益增加的每人资本相结合的，因此一定的资本量往往使就业量下降。^②而且，工业的日益机械化破坏了对熟练的需要，并把劳动者降低到不过是一个人的片断，^③从而工资的下限被压低到一个没有受教育余地的仅足糊口的水平。^④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一段中承认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高实际工资，从而使劳动者在技术进步的成就中分享到一些好处，^⑤但看来很清楚，“资本论”的议论并未引导他期望在资本主义之下实际工资水平有何可观的上升趋势，同时《共产党宣言》预言工资将随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发展而在实际上下降。

这个预言结果全然没有实现，如果要使马克思的论点和现代实际上出现的实际工资的上升相一致，那就得修正他的论点。马克思的争论点是，劳动后备军的作用使工资保持在容许资本主义制度继续下去的限度之内。生产率的增进，提高了资本主义所容许的工资的上限(upper limit)。工会力量的发展，倾向于把工资推向那个上限，而垄断的抵消力量则使它们不能提高到那个上限之上。^⑥同时，资本家想通过采用节约劳动的技术来对实际工资的上升起反作用的动机，随着工资成本对资本成本的比例的下降而逐渐减弱。

① 《资本论》，第1卷，第23章。I. 资本构成不变，对于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一同增加。

② 同上书，第23章。第Ⅲ节。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的生产。

③ 同上书，第13章。机器与大工业。Ⅸ. 工厂法。

④ 同上书，第12章。分工与手工制造业。手工制造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⑤ 同上书，第15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劳动日的大小和劳动的强度不变(已知)，劳动的生产力可变。

⑥ 在马克思的计划中，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另一个抵消力量，因为，若要把失业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人口的增长就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率。

对馬克思的論点的这种修正，損害了原来叙述的严谨质朴，但并不影响其寓意。为了实际的目的，不把现在的平均生活水平与一八四八年的，或石器时代的相比，而只与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制度下现在可能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是适切的。^①重要的是劳动在总生产量中的相对份额，而不是其绝对份额。

馬克思的工資論把常为学院派经济学所忽视的許多論点弄明白了。但是，一放弃僵硬的生活費水平論(subsistence-level theory)，它就不能明确回答这个核心問題——什么决定資本和劳动之間的总产品的分配呢？剝削率，把劳动日分成有給时间和无給时间，把实际产量分成工資貨物和其他貨物——这些全都不过是分配問題的另一種表述方法而已。誰都沒有提供任何找出答案的线索。

資本的利潤率，只是整个制度所生产的利潤总额中的一个平均份额(average share)，实际工資率随着阶级斗争的多变的命运，在以生活費水平来含糊地确定的下限(lower limit)和全然沒有确定的上限之間运动着。在任何时候，剝削率总是由实际工資和总产量之間的差額决定的。但是，除了剝削率将随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率而增加这个一般假設而外，并无支配这种运动的法則。象我們馬上就要看到的那样，学院派的学說也并不較为高明。要是有什么法則支配各阶级間收入的分配的話，那么这个法則仍有待于发見。

① 那些想否认实际工資曾有过任何提高，或把实际工資的提高巧妙地解释为純粹由于对殖民地人民的剝削的現代馬克思主义者，往往說有利于保守的工会領袖們的話（这种工会領袖往往回顾自己襤褸赤足的幼年时代，而盘算着資本主义帶給劳动者的福祉总共有多少），因为既然攻破其理論根据更为容易，那就无需根据他們自己的理由来反駁这类議論了。

第五章 下降的利潤率

在馬克思时代的正統派经济学中，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教义，那就是資本利潤率有下降的长期趋势。馬克思接受了这种見解，并亲自来說明利潤率日益下降的現象。他的說明并未轉到实现剩余价值的困难——即如我們現在所說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上，而是想把这种現象說成是甚至不发生那个問題时也会有的。

他把資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作为他的說明的基础。^① 資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不必然涉及所用每人資本的增加。发明的結果，会像减少劳动成本那样减少每单位产量的資本成本，因为发明可以改进制造机器的劳动效率，象它改进操作机器的劳动效率那样。馬克思是承认这种可能性的。他指出“不变資本要素的低廉化”如何抵消了資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傾向。^② 技术进步也可以减少資本貨物的周轉时期。象漂白这样的化学过程被加快了，而运输的发展也可以节约生产和銷售的每一阶段所必需的資金。^③ 这会减少所用每人資本。虽然如此，但馬克思采取了这样的見解，即随着時間的推移，每人資本一般都有增加的强烈趋势，而且这是人們自然会提出的假設。

因此，馬克思的利潤下降趋势的法則，只存在于同义語的反复之中：如果剝削率不变，利潤率必随每人資本的增加而下降。假定

① 參看本书第10頁。

② 《資本論》，第3卷，第14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IV. 不变資本要素的低廉化。

③ 恩格斯在为《資本論》第3卷补写的一章（第4章，“資本周轉对于利潤率的影响”）中作出了这些論点。

周轉期不变，則 $C + V$ 就計量着資本量：① 在 $\frac{S}{V}$ 不变和 $\frac{S}{V}$ 提高时， $\frac{S}{C + V}$ 就会下降。②

这一命題显得与馬克思的其余論点惊人地矛盾。因为，如果剝削率傾向于不变，实际工資就会随生产率的增加而提高。劳动在一个日益增加的总額中将領受到一个不变的成数 (proportion)。馬克思只能借放弃他的实际工資傾向于不变的論点，来論证利潤日益下降的趋势。他似乎沒有看到这种极大的矛盾，因为当他討論利潤的下降趋势时，他並沒有提到它所必然涉及的实际工資上升的趋势。

正統派的经济学說也包含一个利潤下降的法則。据正統派的論点，在一定的知识状态之下，当資本增加之时，每人产量的增加比按每人資本比例所增的为少，因为一定的資本量总是用于占优势的技术所容許的最有效的方面，因此資本的追加一定会被納入不断减少的生产用途。因此，資本的边际生产率——因資本量的一个单位的增加而发生的产量的追加——往往随資本的相对于所用劳动的增加而下降。在正統派学說中，利潤率为資本的边际生产率所支配，并且利潤率又随每人資本的增加而下降。但在正統派的体系中，雇主之間的竞争保证了实际工資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均衡，并且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又随每人資本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利潤的下降趋势必然引起工資的上升趋势。对于正統派经济学家來說，这并不发生困难，但对于馬克思來說，这是一个障碍。

如果实际工資不变，利潤率又如何呢？如果实际工資不变，当每人資本增加时，利潤率将随产品的相应的增加对資本的相应的

① 参看本书第9頁。

② 《資本論》，第3卷，第13章。

增加之比超过或低于利潤对产品之比而上升或下降。假定淨产品为100,最初利潤和工資各等于50,从而利潤对产品之比是 $\frac{1}{2}$ 。又假定每人資本从100增加到110,結果淨产品便从100增加到108。那时工資依然等于50,利潤則上升到58。这样,資本量增加百分之十,就会使利潤总额增加百分之十六,而資本的利潤率就会上升。如果当每人資本增加到110时产品只上升到105,資本的利潤率将不变。如果产品的增加对資本的增加之比降低,利潤率就将下降。

以这种議論为基础,即在一定的知识状态下,資本的边际生产率必須被假设为超过了某一点就会非常急剧地下降,就可以试图把馬克思从他的前后矛盾中救出来。根据那个假設,即使实际工資不变,积累迟早会导致利潤率的下降。但是要假設一个动态体系中的既定的知识,是非常不自然的,并且那个假設肯定与馬克思的方法有异,因为在他的計劃中,資本对劳动的比例的增加,只能是由于学院派計劃中被看作是技术知识的变化的那种情况而发生的。^①如果知识随着資本的积累而发展,就无须有报酬递减的趋势,而既然报酬不变,那就决不会有利潤率下降的趋势了(总是认为有效需求的問題是排除在外的)。我們所能說的,至多是:当每人資本相对于技术知识的发展速度而言增加得很快时,可能会发生利潤下降的时期。可是,在馬克思看来,技术知识并不是一个独立因素,并且当积累迅速增加时,强烈的刺激往往被应用在节约劳动的发明創造上。

况且,整套价值論的目的就在于排除把生产率归因于資本的这种見解,且使某一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这种观念无立足之地。以

^① 參看本书第10—11頁。

資本的日益下降的边际生产率为基础的利潤下降論，同馬克思的学說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学說是建立在剝削率不变的假設上的。他把某些会使剝削率上升的原因看作抵消的趋势。① 劳动時間可以延长(每日的工資不变)，并且劳动强度可以增加，例如靠增加机器運轉的速率。② 实际工資可以减低，③ 或者把越来越多的劳动量使用在每人資本和实际工資两者都异常低的直接劳务中。④ 这些都助于提高剝削率的趋势，具有显著的限度，馬克思說它們决不会强烈得足以抵消利潤率日趋下降的趋势。这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但是，如果劳动時間和劳动强度不变，同时实际工資也不变，通过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現的剝削率的提高，同样是沒有限度的。生产率可以无限制地提高，而如果实际工資不变，剝削率会随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馬克思在这一点上显得有些混乱，因为当他开始討論生产率的提高对剝削率的影响时，他在議論的中途轉而討論改变劳动日长度的影响了。⑤

正象馬克思理論中大部分費解之处那样，麻煩大概是从他用价值来計算的方法上产生出来的。在劳动時間和劳动强度为既定

① 《資本論》，第3卷，第14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

② 同上书，第14章。I. 劳动剝削程度的增进。

③ 同上书，第14章。II. 工資压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④ 同上书，第14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IV. 相对的过剩人口。我对“虚拟失业”的分析(《就业論論文集》)与这种議論相近似。

⑤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各种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会把所用劳动的有給部分减少，就会增加剩余价值，因为它会提高剩余价值率；但只要它会把一定資本所使用的劳动总额减少，它就会减少一个人数的因素，剩余价值量就是由剩余价值率和这个人数的因素相乘求得的。两个每日劳动12小时的劳动者，不能和24个每日只劳动2小时的劳动者，供給相同的剩余价值量，就令他們可以凭空气来生活，不必为自己做任何劳动。就这个关系說，劳动者人数的减少要由劳动剝削程度的增进得到补偿，是有一定的不可逾越的限界。所以它能阻碍利潤率的下降，但不能取消它。”

时，所創造的價值率不变。因此， $V+S$ 不变。乍看之下，只要工資下降，似乎 $\frac{S}{V}$ 可以提高。但这是一种錯觉。生产率的增进往往会减少商品的價值，并且由于实际工資不变，还会减少劳动力的價值。因此， V 向着零下降， $\frac{S}{V}$ 則向着无限大上升，而在整个时期內实际工資不变。換一种說法，可以这样說，即馬克思不自觉地认为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并不影响工資品工业，因而不变的实际工資是与不变的剝削率相适合的。但是，無論我們怎样解釋，馬克思的理論总不能建立一种推論，即如果不考虑需求問題，利潤率总会下降。

他的理論使他认为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虽然資本继续在积累，但利潤总额依然不变。他把这說成是資本的絕對生产过剩。① 如果利潤总额不变，則新資本只能牺牲旧資本，才可以得到一个份額。資本家之間的激烈竞争于是开始，而部分資本不得不“休閑”(lie fallow)。② 卡拉基(Kalecki)对繁荣的頂点的分析，③ 同这幅图景有某些类似。在卡拉基的商业循环的典型中，利潤总额是投資率的一个函数。在循环的轉折点上，投資率在每一个时期都是不变的。所以利潤总额也是不变的。但資本量是日益增加的。所以利潤率日益下降，而使这个制度陷于衰退的正是利潤率的这种下降。在馬克思的計劃中有完全竞争，因此部分資本被充分运用，而部分資本則休閑着。在卡拉基的計劃中有不完全竞争，而不变的利潤总额由于資本利用的普遍降低，普遍扩散到日益

① 《資本論》，第3卷，第15章。Ⅱ. 人口过剩时的資本过剩。

②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00頁。

③ 《经济变动論文集》，第140頁。

增加的資本量上去。^①除这种較小的差別外，这两种理論显得非常相似。

但这种相似是表面上的，因为在卡拉基的計劃中，限制利潤總額的是有效需求的水平，而在馬克思的計劃中，利潤總額，由于若干其他原因，是不能增加的，同时，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馬克思不能确立他的論点，即利潤總額是不受有效需求的限制的。

反对以不变的剝削率为基础的馬克思的理論，而同时又认为实际工資不变的假設是不現實的，看来是无益的。如果剝削率实际上是不变的，如果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会增加每人資本的假設是正确的，那看来他的公式——如果 $\frac{S}{V}$ 不变， $\frac{C}{V}$ 提高，則 $\frac{S}{C+V}$ 下降——毕竟体现着一項重要的真理。但这种外观是靠不住的。因为 $\frac{C}{V}$ 不仅仅决定于技术条件，而且还决定于每单位資本設備的使用。也許这是不錯的，就是每单位能力(per unit of capacity)的資本倾向于增加，但每单位能力的生产量却是非常变化不定的。生产量不但在繁荣和衰退之間变化，而且长期有变化。常常有繁荣和衰退，但有些时期的衰退比其他时期更为深刻和长久，所以資本的平均利用(好年份与坏年份平均)，有些时期比其他时期为少。而在設備为既定时，利用愈低， $\frac{C}{V}$ 愈大。因此，馬克思的公式仅仅表明，如 $\frac{S}{V}$ 为既定，利潤倾向于随商业状况而升降。这是用不着幽灵从墳墓里走出来告訴我們的。

簡單說來，当馬克思认为不考虑有效需求問題就可以找到利潤的法則时，似乎他是根据一条假的綫索出发的，而他对利潤下降趨勢的說明，毕竟什么也沒有說明。

① 參看本書第63—64頁。

第六章 有效需求

到現在为止，我們所討論的是馬克思的不顧有效需求問題的那部分理論——那部分理論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是討論与剩余价值的实现相对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但他也提供了有效需求論的原理，并且为資本主义运动法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个法則与利潤下降趋势的法則是完全不同的。

正統派经济学常常排斥有效需求問題，并乞援于薩依法則 (Say's Law) 来证明充分就业的假設。这个所謂法則，就在于說明，供給創造了它本身的需要，因此产量的增加往往使开支充分增加以銷完所产的商品。这一命題为馬歇尔以更詭辯的形式所重申，他写道，“一个人的全部收入被用于劳务和商品的购买上……这是人所共知的经济学原則，即一个人用他所节省下来的那部分收入来购买劳动和商品，正象他用他据說想消費的那部分来购买一样。”^① 如果这一見解是正确的話，那么就不发生对任何能够生产出来的产量的貨幣需求不足的問題了。这一正統派的原則直到受到凱恩斯的就业論的挑战，才引起学院派经济学家的疑問。的确，它提供了把正統派理論家从霍布森 (Hobson) 和盖賽尔 (Gesell) 那样的异端理論家区分开来的主要暗語。

馬克思并未为它所欺騙。“因为每一次卖都是买，反过来，每一次买都是卖，所以，商品流通会引起卖与买的必然的平衡。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教条更为幼稚了……沒有別一个人买，誰也不能卖。

① 《國內价值的純理論》，第34頁。

但誰也不必因為自己已經賣，便需要馬上買……只要內部非獨立物(因互相補充之故)的外部獨立化過程進行到一定點，統一就只有強烈地由一次危機來堅持。”^①

為了分析這個問題，馬克思想出了一套簡單而徹底的理論。他把總產量分成兩類——資本貨物和消費貨物，^②第Ⅰ部類即資本貨物工業的產量，包括 $C_1 + V_1 + S_1$ ，第Ⅱ部類即消費貨物工業的產量，包括 $C_2 + V_2 + S_2$ 。這種方法可以更加細緻——例如第Ⅰ部類可以再分為原料和設備，第Ⅱ部類可以再分為主要由勞動者消費和部分由資本家消費的工資貨物，以及只由資本家消費的奢侈貨物。但是就主要的理論來說，分成兩部類就夠了。

為使分析簡化起見，馬克思最初把分析限於沒有淨投資的體系，使全部產量專用於當時的消費和替換磨損了的先前的資本。全部資本家的純收入於是也象工資收入一樣專用於消費了。馬克思把這種假設看作是現實的有力的抽象，因為實際上資本家的主要目的，在於用當時的剩餘來獲得新資本。作出這個假設僅僅是為了說明而已。^③

在淨投資等於零的體系中——即馬克思所說的簡單再生產中——第Ⅰ部類的全部產量包括着資本的替換。這樣， $C_1 + V_1 + S_1 = C_1 + C_2$ 。所以 $V_1 + S_1 = C_2$ 。第Ⅱ部類的產量等於工資加資本家的收入。這樣， $C_2 + V_2 + S_2 = (V_1 + S_1) + (V_2 + S_2)$ 。這又得出 $V_1 + S_1 = C_2$ 。第Ⅰ部類的淨產量便為第Ⅱ部類的資本替換所平衡。^④

馬克思用這種理論解決的第一個問題，顯然是似是而非之論，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5—106頁。

② 同上書，第2卷，第20章。簡單再生產。Ⅰ. 社會生產的二部類。

③ 同上書，第20章。Ⅰ. 問題的提出。

④ 同上書，第20章。Ⅱ. 二部類間的交易：Ⅰ ($v+m$) 對ⅠC。

即总支出必須等于总收入，同时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門中，由于資本的折旧，收入超过收入的支付 (income-payments)。① 这就是使道格拉斯少校 (Major Douglas) 焦急的問題。馬克思指出，从第Ⅱ部类的观点看来，表示折旧的支付，显得象是流到第Ⅰ部类去的收入似的。

其次，他指出，甚至一个簡單再生产的体系（淨投資等于零）也不能免于不均衡的危机。C₁ 的价值部分含有经久設備的折旧基金 (amortisation funds)，这些基金一般容許积累好几年，然后在設備需要更新时把它一下子用掉。如果設備存貨的年龄构成是这样，即更新需要按穩健的速度进行，那么均衡就不会受到扰乱。可是，如果机器的年龄不是均衡地分布，有些年份的更新支出就会超过折旧基金，而有些年份則不足折旧基金，于是均衡就会被破坏。当更新超过时， $V_1 + S_1$ 就会超过 C_2 ； V_1 的增加又会增加 $V_2 + S_2$ ，于是繁荣的条件产生了。当折旧基金超过更新时，就会有一个衰退。② “如果在已经死灭，必須要更新的固定資本，和继续在旧自然形态上发生作用，仅仅为了补偿磨損才把价值加到生产物去的固定資本之間，不假設有一个不变的比例……尽管其中要再生产的流动成分的总量保持不变，其中要再生产的固定成分的总量也会已经增大。所以，第Ⅰ部类的总生产必須增加，不然，就把貨幣关系存而不論，也会是再生产的不足。

“在別一个場合，……第Ⅰ部类的总生产必須減少，不然，就会引起一个过剩額（在前一个場合是不足），一个不能轉化为貨幣的过剩額……第Ⅰ部类会要縮小它的生产，这对于在該部类从事的

① 《資本論》，第2卷，第20章。Ⅳ. 第Ⅱ部类之內的交易。并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67号信。

② 同上书，第20章。Ⅴ. 固定資本的替換。

劳动者和资本家，是危机；或提供一种过剩，这又是危机。这种过剩，就其自体说，不是什么弊害，宁可说是一种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内确实是一种弊害。”^①

马克思提示，商业循环以十年为期这一事实，可以表明设备寿命的平均长度是十年。^② 这种见解（他只是作为偶然的暗示而提出的）不能成立，因为各种类型设备的寿命长短不一，一定会抑制更新的周期，同时净投资的变动使它完全陷于困境，但是这个概念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已得到了下面这个概念的线索，即投资的变动是商业循环的关键。^③

他指出投资如何产生繁荣的条件。“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须不断从市场取出，而仅有货币等价投到市场来，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将会增进，但供给的要素却没有由此产生出来。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都会腾贵。并且，这个时候，还通例会有欺诈发生，有大的资本转移发生。大伙的投机家、承办业者、工程师、辩护士等等，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财。他们会在市场上引起强烈的消费品需要，并附带把工资提高……在生产可以急速增加的各个产业部门（即真正的制造业、开矿业等等），价格的提高又会促成突然的扩大，并立即有崩溃跟着起来。在劳动市场上，这种影响也会发生。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有职业的劳动者，将会被吸收到新的营业去。”^④

马克思强调地否定认为循环只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这种见解：“在货币市场上表现为危机的事情，实际上，不过表现了生产过程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84—585页。

② 同上书，第9章。垫支资本的总周转：周转循环。（4）。

③ 参看罗伯逊（Robertson），《工业变动的研究》，第36页。

④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8—379页。

和再生产过程自身的变态。”^①

在論证的过程中，提出了有重大关系的另外两点意見。第一点，国内繁荣的各种条件导致輸入超过輸出，同时国内投資的不足可以由輸出的余額来平衡；^② 第二点，产生“沒有售卖的购买”的金矿开采，可以对活动发生类似投資的影响。^③

不幸，馬克思未曾完成討論淨投資(扩大的再生产)的原稿，^④ 而这部分著述退而成为仅是各种注释和草稿的杂湊了。可是，其主要概念是十分清楚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两者的一部分剩余被儲蓄起来了，那就是說，沒有消費在第Ⅱ部类的产品(消費品)上；因此 $V_1 + S_1$ 超过 C_2 ，并且必須由来自 S_2 的在新資本貨物上的等价支出来配合。儲蓄表示沒有购买的售卖，只要它为等价的投資——沒有售卖的购买——所抵消，是可以順利进行的。如他在一系列的以数字表示的例子中所表明，这样的均衡是可能的，但“在〔資本主义〕生产的自发的姿态內，均衡自身不过是一种偶然”。^⑤ 危机的原因可以在缺乏均衡中找到，这种均衡的缺乏对于这个制度的稳定是始終存在着的威胁。馬克思沒有建立关于商业循环或資本主义的长期运动的完整的学說，但他指出了可以建立这种学說的方向。

他否定了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浅薄的消費不足論，^⑥ 但他自己的分析清楚地导致这种見解，即消費力的錯誤分配是麻煩的根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2頁。

② 同上书，第16章，可变資本的周轉。Ⅲ. 从社会方面考察的可变資本的周轉。第20章。Ⅳ. 固定資本的再生产。

③ 同上书，第20章。Ⅴ. 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④ 同上书，第21章，“积累与扩大的再生产”。参看第2卷，恩格斯序。

⑤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2頁。

⑥ 同上书，第20章。简单再生产，Ⅳ. 第Ⅰ部类之內的交易：必要生活資料与奢侈資料。

源。恩格斯在描述投資繁荣(与上述有关的)一节中,发现了一个插入的以备将来修訂的注释:“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劳动者当作商品的购买者,对于市場是重要的;但当作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資本主义社会有一种趋势,要把它限制在价格的最低限上。——还有一个矛盾:資本主义生产伸张其全力的时期,通例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利用到这程度,还能不仅把更多的价值生产出来,并且实现出来。商品的售卖,商品資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泛泛地由社会的消費需要来限制,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的消費需要来限制,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常常是貧困的,而且必然常常是貧困的。”^①

这个注連同再生产方程式,暗示着馬克思要从这几方面来构成这样的学說:劳动者的消費受到他們貧困的限制,同时資本家的消費,受到使他們宁願积累財富而不去享受奢侈的对資本的貪欲的限制。因此对消費品(第Ⅱ部类的产品)的需求就受到了約束。但是,如果消費品工业的产量受到市場的限制,对資本貨物(第Ⅰ部类)的需求又会受到限制,因为消費品工业的不变資本,不会迅速扩大到足以吸收資本貨物工业的可能产量的地步。这样,在工資和剩余之間的收入分配,就产生了一种在两大部类工业之間缺乏均衡的长期趋势。

在第三卷中,可以找到这种思想路线的某种暗示。“直接剝削的条件和它的实现的条件,不是相同的。它們不仅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开;在概念上,它們也是分开的。一个仅受限制于社会的生产力,別一个却受限制于不同各生产部門的比例性与社会的消費力。但后者既非由絕對的生产力,也非由絕對的消費力决定,而是由那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9頁。

种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消费力决定。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会使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减到一个只能在比较狭隘界限内变动的最小限度。并且，消费力还会由积累冲动——追求资本增加并依扩大规模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冲动——受到限制……但生产力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与消费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狭隘基础陷于矛盾。”^① “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在这里：人民大众是贫困的，他们的消费是受着限制的，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这样去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它的限制。”^②

要根据这些方面作出一种学说，必须处理投资引诱 (inducement to invest) 问题。如果资本家不顾利润的前景，老是准备用他们剩余的资本货物进行投资，那么资本货物的产量就会填满消费与最高可能产量之间的缺口。两大部类工业之间的均衡将自行调整，且不管消费水平怎样可怜，不会发生危机。(虽然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劳动后备军的变动，不会被排除。)因此，要确立这种论点就必须证明，投资决定于利润率；而利润率归根到底又决定于消费力。简单说来，必须提供一种建立在有效需求原理上的利润率论。

马克思未能做到这点，因为他同时已经构成他的建立在资本有机构成日益提高的原理上的利润率日趋下降论了。在第三卷中，这一学说同消费不足论难分难解地混合在一起，并且这两方面的想法的相互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利润率下降论是一个为了使人的注意力离开本题而提出来的离奇问题，并且它也使马克思不能究明有效需求论。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0—291页。

②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2页。

馬克思显然不理解正統派学說同薩依法則同进退到何等程度，并为自己規定了这样一个任务，即发見一种可以适用于薩依法則已经应验的世界的危机論，以及当薩依法則被駁倒时会发生的学說。这种二元論在馬克思本人的理論中种下了混乱的种子，而且还在他的继承者的理論中种下了混乱的种子。

第七章 正統派的利潤論

馬克思和正統派经济学家之間的最显著的差別，表現在剩余的概念上。对于馬克思來說，折旧和工資是唯一必要的生产成本，而地租、利息和利潤則都是剩余的一部分。在正統派的体系中，土地的地租是剩余，因为土地是“自然的免費賜物”，并且即使对土地沒有支出，它也将同样存在，但利息和利潤却都是資本的必要供給的代价，沒有資本，利息和利潤就不会出現。工資、利息和利潤統称为“人类努力和牺牲的报酬”。这样就使人們不再注意来自劳动的收入和来自财产的收入之間的区别，并为利息和利潤的取得提供了道德上的理由。

为了建立一种以資本供給的代价的概念为基础的学說，学院派经济学发展了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分析方法。除資本量以外的一切有关条件——消費者的需求，劳动和天然資源的供給，以及关于生产的技术方法的知识——都被当作是既定的，資本量則被认为会自行調整得可以与既定的各种条件保持均衡。

一定的資本量所得的利潤率，是由其边际生产率——資本的一小单位的追加所引起的生产量的增加——支配的。任何既定的資本量，都被认为是用現有知识所容許的最有效的方法使用的。

因此，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① 相對於其它生產要素的資本的增加，往往導致其邊際生產率的下降。因此，利潤率決定於資本的相對稀少，並隨資本量的增加而下降。

在馬克思的體系中，現存的資本量無論何時都決定着所用的勞動量。在正統派的體系中，不論資本量怎樣，可用勞動的充分就業是均衡地實現的。即使假定知識狀態不變，隨着各種要素的不同結合，產生一定產量有許多不同的途徑，並且人們認為生產者會以一個因素代替另一個因素，來響應它們的相對價格的變化，因此一定的產量總是以最低成本生產出來的，同時消費者會以一種商品代替另一種商品，因此可以從一定的支出中得到最高限度的滿足。因此，有關因素的價格變化，既改變用於生產一定商品的諸要素的結合，又改變需有不同的因素結合的商品的相對產量。各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被認為均衡地穩定在各生產要素都被充分使用的水平上的。

在學院派經濟學中，代替的原則(*principle of substitution*)占有重要地位（也許是過大的地位），而且這是繼承馬克思的一代人所採用的分析方法的主要精華之一。而他完全忽視了。他認為在既定的技術知識下，在每種工業中只有一種勞動與資本的可能的結合，而且他並不注意消費者的代替。

這使他的分析顯得有點幼稚。另一方面，他並不注意諸要素供給方面的變化對技術知識本身的反應。而在他的體系中，因技術變化形成的失業——勞動後備軍——是關鍵性的結構之一，它節制了生產諸要素的相對所得。正統派體系把技術知識的變化，當作是均衡狀態的任意的移動。當然，失業可以由這種變化發生；

① 參看本書第34頁。

但它被认为是暂时的，注意力集中在适应于新的生产技术的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将再度充分就业。因此，在正統派的計劃中，因技术变化而形成的失业，朦朧地显現在集中于均衡点上的視野的边緣，而馬克思則把其視野集中于产业后备軍上，且让代替的原則处于五里霧中。

可是，比起馬克思和正統派经济学家之間在資本供給問題上見解的全然歧异来，这种分歧还是次要的。

在馬克思看来，要占有資本的願望是无須加以說明的，而只要毕竟有些許利潤可得，資本家就不但会保存他們所有的財富，而且还会不断地积累財富。在正統派体系中，財富所有人“不重視未来”，因此，如果資本的報酬降到一定水平之下，他們就感到不值得去继续占有資本，而把資本拚命用于当前的支出了。因此，利息率是等待的報酬——不消費掉自己的資本的報酬，^①而利潤(折旧后的淨利潤)超过有担保放款的利息，是承担风险的報酬(reward of risk-bearing)。这些一起构成資本的供給价格，并且在利潤率等于現有資本量的供給价格时，資本量是均衡的，既不会增加，也

① 意指占有資本的等待，有时与儲蓄混同，儲蓄的意思是靠忍住不消費掉当时的收入来获得資本。在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版中，却并无这种混同：“一个人在长时期內靠延迟享受而得来，并且以利息率衡量(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样，这要根据某些条件)的超額利益，是等待的報酬。他可能已经通过继承，或通过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任何其他方法，得到事实上的财产的占有。但是，如果他具有把那个财产加以消費掉以获得立即滿足的力量，而他宁願采取这样一种形式来处理它使他得到延期的滿足，那么，延期滿足对立即滿足可能有的任何优越性就是他的等待的報酬。当他按有担保放款把他的財富出借时，他因放弃使用財富而領受的淨付款，可以认为是提供了一个衡量那个報酬的数目上的尺度。”〔脚注〕“……也許最好是說生产有三要素，土地、劳动和不免要等待的牺牲”(第7篇，第7章，第614頁)。馬歇尔在这里清楚地认为等待只是占有資本。在以后的各版中，这一段被删去了。在另外几段中，即第七版，第4篇，第7章，第8节，第233頁，等待显得含有儲蓄的意义，而議論就变得非常費解了。

不会减少。

馬克思的分析太簡單，而正統派的學說又說得过于天花乱墜了。“低估未来”的見解，并非根据直接的观察，而是发生于想把占有財富說成是一种“牺牲”的意願。这在邏輯上固能自圓其說，但沒有现实意义。完整的积累論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我們可以說“低估未来”在其中的确起着一些作用。但不难看出，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在一个“低估未来”占优势地位的世界中，那里不会有失业問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失业一出現，只要降低利息率就行了。那时，財富的所有人会增加他們的支出（在等待的報酬率較低的情况下，宁願选择当时的愉快）。在奢侈品工业中繁荣会得到发展，增加它們能力的投資会变得有利，并且（因为容許劳动有時間从这一工业部門移轉到另一工业部門去）失业会消失。貧困和社会的不公正会依然存在，但失业只能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事情。

很难說这种景象与现实相符合，也很难說全部失业灾难是由于某种使利息率不能下降得急剧得足以使这种灾难免于发生的障礙因素。不錯，加塞尔(Cassel)教授^①曾提出过这种主张。但他的理論是想证明“利息的必然性”，而我們把这种理論一轉移到有关失业問題上去时，它的缺乏說服力，就变得明明白白的了。利息率的存在当然会限制資本的供給（这点将在下章討論），但我們决不能把利息率和等待的必要供給价格等同起来。

要說明作为承担风险的供給价格的淨利潤这一概念，必須把使用均衡分析这个工具的方法加以区别。一种方法是采取按字面来解释的静态条件的假設。如果对商品的需求、生产的技术、以及劳动和天然資源的供給长期保持不变，使資本量可以适应它

① 《利息的性质和必然性》，第148頁。

們，那么靜態的均衡就可以建立起來，而且一旦建立之後，什麼東西都不會改變，今天不過是昨天的重複而已。

在這樣的條件下，所有工業部門都將安於日常工作，也不會有進取和革新的余地了。那時也不會有企業家要完成的任務了，例如魏克賽爾 (Wicksell)^① 就曾說過，企業家的所得將降到一個經理的薪金的水平。除利息率外，資本將只能賺得利潤，並且淨利潤也將消失，因為如果個人“僅以其企業家的資格就能獲得產品的一部分……每人都會蜂擁而去取得這樣容易賺取的收入的。”^② 但這種理論並不是無瑕可擊的。僅僅企業家沒有完成任何有用的任務這一事實，不足以保證他不會收受任何收入。如果酒店老板們沒有參與他們的店鋪的經營，不能因此而說競爭會消除銷售啤酒的佣金，因為競爭是受到當局所發給的執照的數目的限制的。在工業中，是否許可參與謀利，決定於是否擁有開廠所需的若干資本，或是否得到若干信用。只有存在着參加工業的完全自由時，競爭才能排除淨利潤，而參加工業的自由並不是必須受靜態條件的要求的支配的。^③ 這既需要任何個人都能按一般利率借到無限多的資本（這種情況在現實中當然是找不到的），還需要生產可以在只需些微資本量的單位中進行。魏克賽爾的理論可以似乎言之成理地適用於像棉織業或零售業那樣熟練工人有機會變成小資本家的行業。雖則在這些行業中，創業資本還是太高，使不熟練的工人無法問津。但這樣的行業在現在已屬例外，而且即使它們得以殘存，它們也正在大規模企業的前進中退却。如馬克思所指出，現代

① 《講演集》，第1卷，第126頁。

② 魏克賽爾，上述引文。

③ 魏克賽爾自己指出（《利息的性質和必要性》第132頁），他的學說不適用於存在着壟斷的地方。

技术助长資本的集中，且利潤水平是由企业的稀少支持的，而企业之所以稀少不是由于承担风险的实际成本，而是由于有险可冒的人的稀少。

在不同的行业之間，参加企业的財產資格有很大的不同，而如果认为靜态世界含有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种技术方法和財富的不平等，那么就得設想其各个工业部門都处于等級組織 (hierarchy) 中，愈难参加的，利潤水平就愈高。我們可以看到，大資本都在享有高利潤率的行业中，而小資本則聚集于利潤低的行业中。

馬克思象魏克賽尔一样，忽視利潤的等級組織，而使用了簡单化的假設，即认为利潤率在所有的行业中倾向于均衡，但在他的手里，等級的簡化是和魏克賽尔所使用的完全不同的，后者的簡化表明利潤不但是一律的，而且一律是最低的。因为魏克賽尔是把資本主义制度中最显著的特征加以抽象，而馬克思則不过是把这一工业部門与另一工业部門之間的某些差別加以抽象而已。^①

利潤的等級，包含各不同工业中的利潤水平，这些利潤水平恰正并不高到足以引起新的竞争。在动态条件下，在新工业扩张期間，利潤高于它們在等級組織中的水平，而当某一工业部門相对于需求來說扩张过度时，利潤就低于它們在等級組織中的水平（这种情况会持续到无限长的时期，因为一个工业部門当排除一度投入的資本时，其利潤水平往往比引起新的竞争时的水平低得多）。在任何时期进行的利潤調查表明，每当总資本量发生变动时，利潤的平均水平就会乖离均衡水平，这时許多工业部門在等級組織中的地位就会变得不适当。

当靜态分析方法被用来（通过对比）指出在动态世界中什么是

① 参看本书第6頁。

获利的行为时，它是合理的。但它往往被用来暗示因为净利润会在均衡中消失，所以净利润无关紧要，并且在分配分析中它完全可以被忽视。这种理论即使根据它本身的理由来说是正确的，也是离题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清楚地看出的那样，动态发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固有的，而在最根本性的一些方面，静态世界是与资本主义的实际世界完全不同的。静态条件的分析，正确说来，不会比关于月球上住着什么生物的空谈更使人感到兴趣。

马歇尔并没有荒谬地按照字义来理解静态假设。他仅仅把均衡这个观念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来使用。在任何时候，都有这个体系所趋向的某种均衡状态，但均衡状态的转移往往比这个体系的转向任何一种均衡状态更快。因此，不稳定继续保持下去，而承担风险的成本也加入了均衡的资本供给价格。^①

这种分析是介乎静态论和动态论之间的有些尴尬的中间物。但它具有比缺乏文雅更严重的缺点。在马歇尔的体系中，较有风险的工业部门比稳定的工业部门需要较高的均衡利润水平。这就它本身来说，是他的学说的一项优点，因为它显然与现实中的某种东西相符合。但是，它模糊了限制参加工业的财产资格对利润的影响，并且使人们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到（象魏克赛尔学说一样，虽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利润体系的最主要的特征上去。

而且，把承担风险成本作为资本供给价格的一项要素的见解，充其量是恼人地含糊的。首先，它不适用于实际利润，而只适用于预期利润。在一个虽然在细节上不确定但在整体上稳定的世界中，在实际的现在利润和预期的未来利润之间，可以建立某种确定的关系，但在不安定的时期，这种关系是如此复杂而游移不定，以致

① 参看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附录一：《作为一项生产要素的对不稳定的承担》。

使人不能进行分析。关于它，可以作出任何数目的同样似乎言之成理的假设，并且的确，“对业务信任的反应”已变成意外的救星（*deus ex machina*）了，它使经济学家可以要证明什么东西就证明什么东西。其次，不愿使财富遭受风险的心情，主要是主观的东西，并且除以假设为论据而狡辩，并用实际利润水平来衡量承担风险的成本以外，也没有办法来发见它的运用法则。第三，资本供给价格中的主观成分，显然一定会大大受到资本家的过去经验的影响，因此他们感到有充分吸引力来证明进取心的正确性的利润水平，大都是根据关于何者有理由来预期的传统见解的。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即使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关于均衡利润率的清楚的概念，它同实际世界也是不相干的。均衡利润率是导致没有净投资的利润率。但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自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净投资一直在进行着。所以，好年份与坏年份交叉的年代的实际利润率，已经超过了均衡率。异常的利润却是正常的规律。

而且，战时的经验指出，整个竞争性的放任制度是适应于资本积累的强烈的向上倾向的。如果资本长期不积累，那么衰退时期的负投资（*disinvestment*）一定会抵消繁荣时期的投资的，而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经验来判断，竞争性制度是不可能为负数净投资所引诱的一系列衰退时期里长存的。旨在牺牲其余国家或其余工业部门，以保护一国或一个工业部门的利益的以邻为壑的方法和垄断计划，以及旨在增加整个活动的扩张主义政策、新政（*New Deals*）和试验，大大地限制了放任的作用；同时任何用减少收入的不平等来限制衰退的深度的尝试，一定会使利润体系发生更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整套均衡理论，似乎是不适用于现实的。马歇尔式的分析方法，是以经营曲线（*pursuit curve*）之类为基础的。坐在自行

車上的人，是运动着的长期均衡状态。追他的狗所经过的路线就是短期状态。但是，如果当这个人放慢他的步伐时，狗会咬穿自行车的輪胎，那末数学方法就会使我们失望了。

要是正統派关于資本的确定的供給价格的見解，在考验中这样瓦解了，我們除了馬克思的下述見解外就一无所有了，馬克思的見解是：因为資本家为了生存不得不积累，所以資本被积累着和被維持着。我們知道，缺乏对于投資引誘的清楚的論述，^①是他关于危机的論述的一个弱点，但从长期的观点看来，这很可能是不大重要的，而且在非常广闊的限度內，任何預期的利潤水平，就足以維持这个制度的运行了。凱恩斯提出了这个論点，虽然所用的言辞比馬克思温和：“假設做一件事情之后果，須过許多日子之后方才明白，則要不要做这件事，大概不是先把可得利益之多寡，乘以得此利益之或然性，求出一加权平均数，然后再决定。大多数决定作此事者，大概只是受一时血气之冲动——一种油然而发的驅策，想动不想靜。不管企业发起緣起做得如何坦白誠懇，假使說企业之发起，真是因为緣起上所举理由，則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企业之依賴精确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仅較南极探险之依賴精确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略胜一筹。”^②“賭注不必象今日这样大。即使把賭注减少許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賭，还是一样可以达到目的。”^③

因此，有了資本供給价格的見解，把利潤作为生产的必要成本来在道德上为它辯护的理由就会消失，而正統派的整套辯解也会一敗塗地。

① 参看本书第45頁。

② 《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7頁。

③ 同上书，第319頁。

第八章 就业通論

到现在为止，我們已经研究了正統派的长期均衡論——这一学說适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里，資本量被調整得适应于淨投資为零的环境。使資本量适应于环境的任何变化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所以，必須以积累过程正在其中进行着的短期情况的分析来补充长期論。

正統派的短期論，从未有人很清楚地加以叙述过，^①但其主要梗概似如下所述：无论何时，利潤率是由現在資本量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按照符合那个利潤率的利息率的有某种为社会所願意承担的儲蓄率，而支配資本量的增加率的正是儲蓄率。^②

最近几年来围绕这一学說而展开的論爭，轉到了它对失业問題的应用上。但在正統派的計劃中，就业論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在其原来的安排中，提出这种議論的主要目的是在为收入的不均衡分配辯解。不均衡分配是有利于儲蓄的，因为它可以使大量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們毋需不舒服地勒紧褲带，就可以使他們对消費的需求飽和并积累財富。因此，对不均衡的任何打击，例如重征累进稅，被认为是社会的危害，因为它使資本积累的源泉涸

① 參看凱恩斯：《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4頁。

② 馬歇爾在这种資本利息率論上，加上了一种貨幣論，认为黄金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利息率。但他并未討論黄金数量在影响利息率方面在任何时候所起的作用。（《在金銀委员会上的证詞》，官方报告，第23、38、130頁。）这两种关于利息率的学說之未能成为一致的体系，一向是馬歇爾繼承者間发生混乱的根源。參看《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1頁。

竭，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①

这种議論即使言之成理，也有点强辞夺理。如果我们设想社会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就是要比较均衡的收入分配和比较低的資本积累率呢，还是要比较不均衡的收入分配和比较高的資本积累率，那么很明白，选择了较高的积累率，社会就可以把节欲的負担不加在实际进行儲蓄而享受因此而来的財富占有的那些人身上，而加在要是收入分配得更均衡些他們的收入就会更多些的那些人身上。所以，就可以作出有力的假設，那就是十分沉重的节欲負担将加在人民大众身上——即那些享受不分担成本的利益的人的身上。的确，有人认为，归根到底穷人会从富人的儲蓄中得到好处；因为积累会提高生产率和一般的生活标准。但一个人为了把财产传给他的孙儿女，以挨餓来破坏他儿女的健康，这种人的精明是无人会贊揚的。

而且，如果认为社会会为了促进儲蓄应容忍不均衡，那么显然大部分较高的收入，会耗費于为富人提供奢侈的生活标准。收入的不均衡分配，是获致必要儲蓄的最不经济的方法。把不均衡說成是正当的，因为它促进儲蓄，这种議論是倒过来了，并且变成贊成由国家主持的結合着均衡分配消費力的团体儲蓄 (corporate saving) 的議論了。

但对正統派論点的攻击，最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展开了。凱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向这种在正統派方案中完全认为是应当如此的見解，即儲蓄促进了資本积累的这种見解挑战。

^① 参看拙作《经济学家的說教》(論文集)。馬歇尔并没有采取这种見解，而相反地认为“安静而不引起紛扰”的再分配措施，实际上可以促进物质財富的增长。《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版，第230頁。

他指出，儲蓄率支配积累率的学說，决定于充分就业的假設。如果充分就业有保证，除非消費下降得可以把劳动騰出来投到投資工业中去，否則实际資本中的投資就不能增加起来。而消費的每一次下降，一定被吸收騰出来的劳动的投資的增加所抵消。于是投資率就被社会的儲蓄願望所支配。但充分就业的保证，可以在正統派学說中找到，而不能在資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运用中找到。一种不为失业留余地的学說，即使它切合于資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点是可以爭論的），也不能认为是切合于現代世界的。

在凱恩斯的計劃中，投資率不决定于社会願意負擔的儲蓄量，而是决定于企业家对于新資本与他們必須对借入資金支付的利息率比較起来是否能获利的看法。当企业家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决定增加投資率时，活动增多了，收入也因而提高了。收入的增加，通常导致較收入的最初增加为少的社会消費的增加，从而儲蓄随着收入而上升。支配儲蓄率的是投資率，而不是儲蓄率支配投資率。在最初，儲蓄願望的增加，在对消費品支出的减少中显示出来。这会减少收入，以致增加的儲蓄不能实现。同时，消費品工业的获利性减少了，以致投資率更可能减低而不是增加。总之，儲蓄虽然是資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却不是足够的条件。

这种理論是和馬克思用消費品工业和資本品工业之間的平衡来分析再生产相一致的，并且发展了他为其奠定基础的学說。尤其馬克思的論点，即剩余价值之超过資本家的消費（儲蓄率），受新資本品上的支出額（国内投資）、輸出的超过輸入（国外投資）和黃金生产的限制，^①由于凱恩斯的理論而得到了加强。被馬克思忽視的許多細致复杂之处（例如，工人階級儲蓄、失业支付和政府借款

① 參看本书第42—43頁。

的影响)，在凱恩斯的学說中都被加以細致的推敲，虽在馬克思的把投資作为“沒有售卖的购买”和把儲蓄作为“沒有购买的售卖”的分析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到其主要梗概了。

凱恩斯对正統派的攻击的后果，是非常深远的。第一，他击破了为不均衡所作的虛伪的辯解，并且讓我們用新眼光来看看我們社会制度的可怕的悖理。

其次，它证明在有助于保持充分就业的放任制度中，并无自动的自行調整的机构。根据正統派学說中的一种想法，这种机构是由劳动市場上的自由議价提供的。任何人只要按低于市場上一般工資的工資来出价，总可以得到工作；工資往往可以衡量劳动的負效用(disutility)，^①如果全体工人坚持要求一个他們不会全部受雇的工資水平，則因而造成的失业是“自願的”，并且老实說，根本不能认为是失业。^②按照凱恩斯的見解，这种理論是建立在作文的似是而非的推論(fallacy of composition)上的。不能說因为任何人可以借削減工資而得到工作，所以全体工人都能这样做。这个問題在下面第十章中将加以討論。

根据正統派学說的第二种想法，自行校正(self-righting)的机构可由利息率提供。在相当于充分就业的收入总額和消費总額之間，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脫节之处。如果要实现充分就业，則这个脫节之处就得用投資来填补。在正統派的計劃中，利息率是由来自社会的儲蓄供給和来自投資企业家的儲蓄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所以利息率会找出企业家所願意承担的这一足以填补这个脫节之处的投資率水平来。但凱恩斯指出，如果利息率不能使投資

① 參看本书第6頁。

② 《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頁

与儲蓄平衡到提供充分就业，那么儲蓄将由于活动不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而与投資相平衡。因此，使儲蓄与投資均衡的过程，不能为充分就业提供任何保证。

正統派学說试图只用一个等式就来解决两个变数。凱恩斯指出，利息率如何决定于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填补了这个等式中的残缺之处。虽然馬克思并不注意利息率的货币分析，但这同他的体系却是并不矛盾的。他反对正統派的“货币数量論”（认为价格水平倾向于随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而变化的学說），即认为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于对货币的需求——就是說，决定于商业习惯、活动状态和价格水平的观点。① 货币流通量与現存货币量之間的差額为“貯藏”(hoards)所吸收。当对流通中货币的需求增加时，貯藏就减少。② 在这一点上，凱恩斯是恰恰与馬克思一致的。据凱恩斯的分析，对自动流通中的货币的需求的上升往往会提高利息率，并且引誘持有货币的財富所有人把货币轉移到有息証券上去，因此放出他們货币貯藏的一部分用于自动流通。

馬克思並沒有討論貯藏与利息率之間的关系。他认为利息不过是食利生活者和经营資本家之間借以分配剩余的一个机构而已。依他的見解，不可能把利息率的动态加以任何概括③——这是貸者和借者之間的議价力量的折冲所任意决定的——而且他并不重視它对经济生活中其他因素的反作用。

一般說来，据凱恩斯的意見，当活动低落时，利息率倾向于下降，而且自动流通中的货币需求也减少了。因此当就业机会减少时，利息率往往会减少儲蓄引誘(inducement to save)而增加投資引

① 《資本論》，第1卷，第3章。貨幣或商品流通。Ⅰ. 流通手段。B. 貨幣的流通。

② 同上书，第3章。貨幣或商品流通。Ⅱ. 貨幣，B. 支付手段。

③ 同上书，第3卷，第22章。利潤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誘。反过來說，当活动增高时，利息率往往会上升。这样，在正統派的利息率論中，有某种力量仍然作为经济制度的調节器而存在着。^① 以此为基础，正統派陣地的新的防禦工事被筑成了，它把上述两方面的想法合并了起来。按照这种見解，只要有失业，貨幣工資就会下降，而工資的下降往往会减少对貨幣的需求，从而使利息率降低。这样，可以使人感觉到，就某种意义而論，說失业会治愈自己，严格說来也是正确的。^②

但是，一般說来，現代正統派学說的趋势是不重視利息率对就业的影响的。一方面，它指出长期的利息率似乎很少随就业运动而变动。^③ 另一方面，即使在利息率变动时，它对投資引誘的影响，也局限于房屋建筑和公用事业方面，在那里经久資本所面临的是比較稳定的需求。在其他方面，設備的陈旧 (obsolescence) 这样快，而需求这样不稳定，只有在預期的总报酬大大超过利息率，以致即使利息率发生大的相应的变化，而对投資引誘的影响却微不足道时，才会有投資。因此，虽然利息率的运动证明处于正确的方向，利息率本身却是一种微弱的影响力量，不足以調节投資水平。

利息率对儲蓄引誘的反作用，往往是不可靠的。正統派学說如果能够表明，儲蓄对利息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它依旧部分地可以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我們知道，这种議論的条理太脆弱了，不足以支持正統派議論的全部重量。^④

所以，在現代学院派看来，利息率的重要性在傳統学說中似乎

① 参看拙著《就业理論引論》，第82頁。

② 参看庇古：《貨幣工資与失业的关系》，《经济学杂志》，1938年3月号，第136頁。

③ 卡拉基：《論文集》，第114頁。

④ 参看本书第49頁。

被大大地夸张了，馬克思的一概加以忽視，畢竟沒有大錯。

凱恩斯對正統派學說的批評，主要涉及短期方面的失業問題，但它附帶破壞了長期資本供給價格論的基礎。在他的計劃中，利息率顯得是積累的一個障礙。因為在放任制度中，一個資本品要存在，它必須賺得一笔至少和它花了利息借一笔相等于它成本的錢所能得到的一樣多的利潤。所以，資本必須仍然稀少得足以賺得必要的利潤，而利息率愈高，資本就必須愈稀少。因此，高利息率（姑就其有影響而論）不但在短時期里會妨礙積累，而且終久會減少資本量。凱恩斯先生也許把當局控制錯綜複雜的利息率的容易程度誇張了（雖然戰時和戰後英國的經驗為他的見解提供了明顯的確定），但是，無論如何這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當局把利息率定得愈低，資本量可能愈大。因此，認為利息率是資本的必要供給價格的一個要素的見解，是沒有根據的。

凱恩斯先生的長期擴充論，把勞動後各軍的問題提到了圖景的最顯著地位。儲蓄傾向(propensity to save)和投資率，在任何時候都決定着實際產量水平。隨着時間的逝去，勞動生產率增加了，符合於一定水平的生產量的就業量卻降低了。因此，生產技術在決定就業水平時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後，凱恩斯先生證實了馬克思的直覺，即生產力和消費力之間的慢性矛盾，是危機的根由。收入的不適當分配限制了消費，從而增高了維持繁榮所需的投資率，而在同時，它通過限制對資本所能生產的消費品的需求，又縮小了有利投資的範圍。地理上的發現和技術上的發明，為投資开辟了其他領域，同時戰爭則時時吸收着大量的資本。的確，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證實了這一事實，即長期的迅速積累是可以出現的。但它們的再現，至好也是在時間上不確定的，而當投資的刺激鬆弛時，在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之間的

基本矛盾，就会表面化为浪费和贫困，这种浪费和贫困随着其原因之日益明显，变得愈来愈不能容忍了。凯恩斯的学说有力地支持了马克思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都倾向于掩饰马克思学说中的消费不足要素，而最清楚地加以发挥的罗撒·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却一般被认为是异端。消费不足的学说已被人同乞求改良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同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也许可以使资本主义令人满意地运转——为了这个缘故，这种学说是和马克思的信条格格不入的。

消费不足论之与保持企业自由的愿望和对革命的厌恶相结合，在凯恩斯身上再度得到了证明，凯恩斯认为他自己的学说“其含意倒是相当保守的”，^②并且觉得盖赛尔的哲学比马克思的哲学更使他感到情投意合。^③但这种结合是表面的，因为收入的不适当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相信的利润下降趋势那样，已深深地埋入资本主义制度中了，没有制度的剧烈变化，是无法排除的。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的问题，可以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分析来加以论列。

第九章 不完全竞争

使凯恩斯的就业论得以崛起的两次大战期间的实际衰退情况，也导致正统派的价格论的彻底修正。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7页。

②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1页。

③ 同上书，第301—302页。

正統派的學說是以完全競爭的假設為基礎的。在完全競爭之下，沒有一個生產者能夠靠改變他的生產量的比例，來影響他的商品價格的。各個生產者都被認為是按照這樣的生產量比例來生產，以使他的邊際成本等於價格——邊際成本的定義是，生產量比例的一小單位的追加所引起的總成本的增加——從而使他的利潤增加到最大限度。在有一定的資本設備的短期內，邊際成本等於邊際直接成本 (marginal prime cost)——由於生產量的一小單位的追加而必然在工資、原料、動力和磨損上增加的支出。因此，在任何時候，價格等於邊際直接成本，而提供間接成本 (over-head costs) 和淨利潤的超過直接成本總額的收入，等於邊際直接成本減去平均直接成本，再乘以生產量。

現在，在製造工業的一般經營中，當生產量擴大時，只有當接近全部設備能力產量時，直接成本才開始急劇上升。所以，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按低於全部設備能力產量進行生產的任何公司，勢必損失其全部間接成本，並且決不會有繼續生產的動機。^① 因此，在完全競爭之下，規律一定是這樣的，要就是全部設備能力產量，要就連什麼產量也沒有。但是，在實際上，用全部設備能力來進行生產即使在普通繁榮時期也是少有的，同時衰退的條件通常會導致所有工廠的產量比例的減少，而不是若干工廠的生產全部停頓，其餘的工廠則以全部設備能力進行生產。所以，看來，在實際上，銷售商品時的完全競爭不能算是規律，而且價格的超過直接成本，也不能單以邊際直接成本與平均直接成本之間的差額來說明。

為應付這種困難，想出了一種新型的分析。這種分析假定，各個生產者所面臨的不是為他的那些他所不能左右的商品定價的問題

^① 馬歇爾是知道這種困難的，為了解決這種困難，他在“擔心搞壞市場”的借口下，乞援於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原理》，第7版，第375頁）。

題，而是相反，即他的增加的產量只有他降低價格，或為廣告等負擔更大的銷售成本時，才能銷售出去的問題。為稍稍增加他的產量中的可銷售比例所必需的削價（不顧銷售成本），據說須視對他的個別產品的需求彈性（elasticity of demand）而定，也就是說，須視他的銷售的相應變化對價格的相應變化的比例而定。當價格等於邊際成本乘以 $\frac{e}{e-1}$ 時，他的利潤增加到最高限，這裡的 e 就是對他的產品的需求彈性。例如，如果 e 等於三（銷售的相應增加三倍於價格的相應下降），那麼價格就超過邊際成本百分之五十。這為價格超過直接成本提供了一個說明，直接成本是並不是依據邊際直接成本和平均直接成本之間的差額而定的。

既要考慮到商品銷售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也要考慮到勞動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在正統派的對完全競爭的分析中，每個雇主被認為面臨著與他所用的勞動量無關的一定的工資率，因為他提供的就業量在整個就業量中所占的比例太小，不足以影響工資率。人們認為他應使他提供的就業量達到這一點，即如果再雇用一個人，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再增雇一人所造成的生產量價值的增加）就會降到工資以下。這樣，邊際生產率就與工資均衡了。

勞動市場上的這幅完全競爭的圖景，甚至比商品銷售市場上的完全競爭更脫離現實。在工人尚無組織的地方，各個雇主大概會面臨著一群除為他工作而外很少或毫無其他辦法的工人，因此他們不得不接受他提出的任何樣的工資，否則為了從更遠的地方吸引勞工，他將不得不付出較高的工資。因此這是符合於他的利益的，根據獨買（壟斷購買）的原則辦事，並在適當考慮工人們的效率之後，只對那些能夠接受最低工資的工人提供就業機會。

在盛行集體協議的地方，工資是通過與全行業的協議訂定的，可以想像得到，每個雇主都會雇用，根據競爭的規律，能使邊際生

产率与工資相平衡的人数。但我們还得考虑雇主阶级的全部独买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今天还象在亚当·斯密說下面这句话的时代一样，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斯密的話是：“雇主們为了使劳动工資不超过实际工資率，随时随地都保持着一种默默的但是恒久不变而一致的团结”。^①对单个雇主來說，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往往可以大于工資，只要为了把就业压到可以使边际生产率减低到与工資均衡之点，它是为与其他雇主竞雇劳动所必需的——“这是最不名誉的行动，将为其邻居和同业者所不齿”。

根据这种分析，对劳动在总产品中分得的份額的主要影响，是出售商品和购买劳动的竞争的完全的程度。在生产各个阶段，从原料工业到零售商店，卖方往往在受市場需求弹性支配的直接成本上加上折扣 (rake-off)，而这一阶段的折扣往往被加进下一阶段的直接成本中去。

在消费品市場上，較少数目的卖者面对着許多买者，以致不完全竞争证明有利于卖者。在劳动市場上，形势倒轉来了。因此，劳动在总产品中分得的份額，便在垄断和独买这上下两片磨石之間被碾得粉碎。

对这个問題的說明，极象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編者序中所引用的柳居士 (Lexis) 的学說。^②“此等資本主义卖者，原料生产者，制造业者，批发业者，零售业者，都会在他們的交易上賺到利潤，因为他們每一个都会按照买价以上的价格来出卖，都会把商品本身的成本价格，依照一定的百分率提高。只有劳动者不能实行类似的价值增加，他对于資本家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他必須依照劳动所費于他自己的程度，那就是，依照必要的生活資料額，把他的

①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8章。

②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頁。

劳动售卖。……这种价格增加，对于以购买者资格出现的工资劳动者，有充分的意义；结果是总生产物价值的一部分移转给资本家阶级。”恩格斯对这段话表示赞同（虽然是勉强的），他说，“得到和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相同的各种结果。”因此，柳居士在马克思和现代学说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

但是，虽则现代学说和马克思的分析之间有某种精神上的近似^①，它们在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马克思的计划中，开工不足的生产是不可能的，而任何公司的生产量的限度，不是由市场的不完全来规定，而是由资本的设备能力来规定的。现代学说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许多比较次要的缺点，而集中在主要问题上的马克思，却等闲视之。

用来对这个制度的性质进行一般的讨论，这个学说是够合适的了。但其基础颇为不稳，不足以支持精确分析的上层建筑。因为经济学家的 $\frac{e}{e-1}$ ，是一个变把戏的公式，但对于生意人来说，他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充其量是个非常模糊的观念。这只能靠试验和误差，靠本能或推测来发现。试验和误差都是危险的。试验也许会涉及削价，而这会使消费者纵欲，并且当价格再度上升时由于引起愤慨而“搞坏市场”。误差必然带来损失。在不太坏的时候，生意人往往满足于得过且过。本能和臆测也许会使他只是跟着别人采取同样的做法。所以，毛利差额(gross profit margin)或加在

^① 观察一下在现代学说影响下发生的“剥削”观念的变化，是很奇妙的。在正统派的计划中，当（由于垄断的影响）劳动所得的工资较在完全竞争下占优势的工资为少时（参看本书第21—22页），劳动被“剥削”了。在马克思的计划中，劳动被剥削到使资本获得一个净报酬的程度。在现代的计划中，不仅利息和净利润，而且连间接成本也包括在内的整个部分，从其形式上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垄断利润，所以在正统派说来，是剥削的结果，虽然它的某一部分包括必要的生产成本。因此，道德上的理由和分析上的理由变得纠结地混在一起了。麻烦发生于企图把完全竞争的标准应用到这个世界中来，在这个世界上是从来找不到纯粹是教科书形式的完全竞争的标准。

直接成本上的折扣，也許多半决定于历史的偶然，或生意人中关于什么是合理的东西的因襲見解。而在一个不完全竞争团体中根深蒂固的任何因襲的行为方式，往往会产生稳定的結果。只要所有的人都拘泥于同一种成規，每个人就能享受他的市場的份額，并且，虽然这整个团体，由于不自觉的共謀，把适度的垄断加諸市場，每个人仍会认为他是遵照严格的竞争規則而行动的。

毛利差額無論它是怎样决定的，总可以用 $\frac{e}{e-1}$ 的公式来表示。例如，如果在某个例子中，发見价格等于直接成本加直接成本的百分之五十，那么我們就可以說，有关生产者采取的行动，恰如他认为他的市場的需求弹性是等于三。但是，这样說，我們对于毛利差額如何决定的知识就沒有什么貢獻了。

上述理論，适用于多少带有竞争性的企业的一般经营。在公开的垄断占統治地位的地方，或在某类商品由少数有力的公司生产的地方，策略上的个别变化就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但关于什么东西支配着每单位产量的利潤差額，那就根本难于作出任何概括了。

这一切，在正統派价值論的光滑的表面上，划出了一道很深的裂口，看来经济科学尚未解决其首要問題——什么东西决定一个商品的价格？

馬歇尔在其关于价值理論的最初的陈述中写道：“经济科学的主要規律”，是“每个在自由竞争統治下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生产者，应力求使在一定期間为一定市場生产的任何一种商品的数量，調节得一般都能恰好按照有利可图的价格找到买主”，^①而有利可图的价格的定义应規定得容許資本有正常的利潤。这一段話可以看作是指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它的意思可以是指，每个为自己

① 《國內价值的純理論》，第3頁。

的利益打算的生产者，每一时刻都按照他当时的生产量比例，通过使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 (marginal gain) 相平衡的办法，努力使利润达到最高限度。现代学院派经济学家已在探究这种见解的必然的结论，而我们知道，这种探究工作已使我们陷入因袭的毛利差额的泥淖中了。

另一种见解是，每个生产者所努力去订定的，不是能使他当时的利润达到最高限度的价格，而是在长期内有利可图的价格。这乍看起来似乎是言之成理而可取的，但它完全是一种以正常利润为既定的东西而据以作出的结论，而关于正常利润问题，我们知道，学院派经济学未能提出与现实世界有关的任何理论。而且，即使正常利润的问题解决了，还得要研究，怎样的设备利用水平在长时期内是正常的。一般说来，在好年份与坏年份交叉的年代，利用水平愈低，为产生任何既定利润水平所需的毛利差额就愈高。但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毛利差额愈高，利用水平就愈低，因为如果需求的预期变动不变，工业中寻求就业的资本量就受市场上规定的毛利差额的支配。而所用的资本量，影响着每单位资本的平均利用。这三个决定性因素，即每单位产量的利润、每单位资本的利润和每单位产量的资本，全都是互相依赖的，而整个分析就会堕入疑惑的浓雾中。

马克思的资本总会被充分使用的假设，解决了这个复杂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分析不过产生了这样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在产量中得到的份额决定于议价能力。马克思派所说的剥削程度和学院派的公式 $\frac{e}{e-1}$ ，仅仅各自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说明各种力量对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产品分配起作用的结果。它们本身既非一个独立的力量，也不产生任何简单而一贯的分配规律。

但是分配的一种经验的规律，其所依据的基础比大部分经济

学的概括都要巩固。在各个时期和世界的各个地方，统计学家们已在劳动在整个生产量中应占的比例份额方面，找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不变性。^① 学院派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双方所预期的在经济繁荣和衰退之间，以及在长时期内随着技术上的变化而先验地发生的各种变动，没有在各图中出现。

马克思的学说可能产生这样的说明，即工会力量的发展速度恰好足以阻止剥削率的随劳动生产率而提高，^② 同时学院派的学说认为，垄断的缓缓兴起恰好为原料价格的相对下降所抵消。^③ 双方的说明都有些缺点，而不变的相对份额的玄妙，仍然是理论经济学的一种耻辱。

第十章 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

我们知道，现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已离开了传统的正统派而向马克思发展。但在一个领域内，这种发展是朝着相反方向的。在货币工资的变化和实际工资的变化关系问题上，以及实际工资的变化和就业的变化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正统派站在一起，反对现代的学说。

一般说来，在正统派的体系中，下面这一点是被认为是当然而无须多想的：由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协议产生的货币工资率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实际工资率的或多或少的相应的提高，^④ 而实际工资

① 英国和美国的证据，已由卡拉基先生述其梗概，参看其《论文集》，第14—18页。

② 参看本书第31页。

③ 卡拉基：《论文集》，第33页。

④ 参看底古：《实际工资率和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的关系》，《经济学杂志》，1937年，9月号，第405页。

的提高往往会引起就业的减少。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門中，当工人的货币工資提高时，他們就会得到較高的实际工資，因为即使这个工业部門的产品是由工人們消費的，随着工資成本的提高而来的产品价格的上升，只会使货币购买力稍稍降低，因此在該項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会得到好处，而对等的損失則被轻微地摊在社会上其余人的身上。还有，在单独一个国家內，货币工資的全面上升，即使它会带来国内物价的相应的上升，进口貨的价格最初也不会变动，从而会导致国内实际工資的某些上升。正統派经济学家看来沒有再对这个問題作进一步的探討，并且似乎从未把下面这样一个問題提出来：即当一个沒有国际貿易的闭关自守的国家的货币工資全面上升时，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他們的回答該是什么，那是沒有疑問的。根据正統派的完全竞争的理論，在一个闭关自守的体系中，边际直接成本等于边际工資成本。所以，全部货币工資的等比例的上升，一定会导致一定产量比例的价格水平的同一比例的上升。因此之故，除非有什么东西恰巧改变了产量的比例，否則如果货币工資上升时，实际工資会依旧不变。但在正統派的著作中，沒有发見这个命題。相反，人們老是认为货币工資契約决定着实际工資，并且直到凱恩斯对这一理論挑战时，才着手討論这个問題。^①

实际工資的上升，被认为在短期内会减低产量（虽然在这里論点是过于模糊了），同时被认为在长时期内会鼓励以資本代替劳动，从而减少每单位产量的就业。因此人們认为，工会由于拒絕接受与总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相等的工資，会引起一部分劳动力的失

^① 战斗是由庇古教授挑起的（《失业論》，第101頁），但他后来对这个题目的論述（《就业与均衡》），实质上和凱恩斯的論述相同。

业，从而推翻了放任制度的天然的自行校正机构，而这种制度据信在沒有干涉的条件下可以保证充分就业。

馬克思甚至比正統派经济学家走得更远，因为他明白主张，货币工資的上升对一般价格水平沒有影响。“工資一般提高时，所产商品的价格，在可变資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門将会提高，但在不变資本或固定資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門将会跌落。”^①

馬克思理論的主要論点是：当后备軍减少而工人的議价地位增强时造成的工資上升，应当說是实际工資的上升，而不仅是为物价上涨所抵消的货币工資的上升。我們知道，^② 他坚持劳动后备軍有周期地伸縮的趋势。当資本量相对于劳动的供給而言較大时，失业的差額就减少而工資会上升。工資的上升会减少剩余，并且使积累率放慢。那时后备軍（它因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供資本主义剝削的新領域的开辟而增长）就有時間增长（相对于資本量而增长），同时節約劳动的新发明会减少一定資本量所提供的就业量。这样，失业增加了，而工資再度下降。馬克思把这个循环同每十年一次的商业循环看作是相同的東西。^③

这种視作同一是一个錯誤。商业循环的危机以总产量的下降为标志，但在馬克思的循环中并无生产量的下降点。在他的計劃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2頁。这里馬克思显然是想的长期。他的見解是，当工資上升时，物价最初保持不变（參看本书第73頁），因而利潤下降的量就是工資上升的量。所以，在那些工資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最高比例的产业中利潤率下降得最多。所以这些产业收缩了，同时利潤相对地提高的产业則扩充起来。所以第Ⅰ部类工业的价格上升，而第Ⅱ部类工业的价格則下降，直到利潤率在整个产业中按新的較低的水平恢复均衡为止。如果这种說明是正确的話，那么全部理論是建立在把需要加以证明的东西加以假設的基础上的。它研究出了实际工資上升的后果，但絲毫沒有說明实际工資会上升。

② 參看本书第30頁。

③ 《資本論》，第1卷，第23章。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則。Ⅱ.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軍的累进的生产。

中，总产量是由資本量决定的；实现剩余的問題沒有发生，也沒有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并且在馬克思的这部分理論中，薩依的法則占有无可爭辯的支配地位。当实际工資上升时，資本的积累率（它是为剩余量所支配的）放慢了，但总产量、工資品和資本品全都沒有下降。如果技术不变，虽然发生了可用劳动的相对增加，就业总额也会保持不变；同时，随着新发明的出現，会发生就业总额的逐渐降低，因为旧机器被需要較少劳动来生产一定产量的新机器所更替了。这是与商业循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这种不同的产生，是因为在馬克思的計劃中，积累率的下降是由于儲蓄資金的下降，而不是由于投資引誘的减少。^①

在現實生活中也許有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类型的循环。但是，如果有的話，其所需时期一定比十年一次的商业循环（他本人在另外一处地方把它和投資率联系起来^②）长得多的那种循环，因为它决定于資本量的变化和資本量构成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一定要比标志着商业循环的投資率的变化慢。馬克思的长期循环的作用未曾为統計学家所发見，因为如果它存在的話，也往往为商业循环的更剧烈的运动所淹沒，为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发明的突然出現所扰乱，并为战争、地理上的发现和其他大規模的偶然事件所扰乱，这些都与劳动的稀少并无直接联系，或者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們与劳动的稀少性简单地联系起来。

把这种在受薩依法則支配的世界中可能被找到的长期循环和有效需求的短期循环混为一談；說明馬克思对消費不足問題的态

① 如上文所指出（本书第28頁，注3），馬克思关于这一点写道，“劳动价格騰貴，使利潤的刺激鈍減，以致积累弛緩下来。”但这样涉及投資引誘，对其余論点來說是一种精神錯乱，必須把它看作是慣用的常識的一个孤立例子。

② 參看本书第42頁。

度是如何曖昧。有时他接受薩依法則，而有时，又否定它。吸收了薩依法則的說法，有效需求就占优势了——于是劳动者的貧困看来是一切真正危机的最后原因了。由此推論，靠增加劳动者的消費力，危机就可解救么？排斥了薩依法則的說法，答案就是否定的。在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实际工資就意味着降低利潤，而降低利潤——再回到这种說法——就意味着危机。

当馬克思急于指出，貨幣工資的变化所改变的，不是价格水平，而是剝削率时，他显得同他自己的議論，即实际工資的上升一定会引起产量的降低，是有矛盾的。

“工資提高的結果，劳动者对必要生活資料的需要会增大。他們对奢侈用品的需要也将会有些增加，或者說，对于原先不在他們消費范围内的东西，将会有需要发生。对于必要生活資料，有了突然的大規模增大了的需要。这种需要，当然会暂时把必要生活資料的价格提高。結果是：社会資本一个更大的部分，被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資料，一个更小的部分被用来生产奢侈品，因为由于剩余价值的减少，由于資本家对于奢侈品的需要的减少，奢侈品的价格将会跌落。反之，如果劳动者自己也是购买奢侈品，他們的工資的提高——在这范围内——就不会提高必要生活資料的价格，不过把奢侈品购买者的位置填补起来。奢侈品归劳动者消費的数量，将比前此更大。归資本家消費的数量则会相对地减少。如此而已。在若干变动之后，流通的商品量，就会和先前有一样大的价值。”^①

这里并未涉及对投資品(investment goods)的需求，但馬克思显然重視投資的持续达到剩余的下降所容許的程度，因为他談到了新資本之从奢侈品工业轉向到工資品工业上来。为完成这幅图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0頁。

景，他应当指出，資本品的產量也象奢侈品的產量一樣，往往隨剩餘的下降而下降。但資本家支出的下降——在奢侈品和資本品上的支出一起下降——正好為勞動者支出的增加所抵消，而並無這樣的暗示：實際工資的上升往往會減少產量總額。這方面的理論之與他的產業後備軍的長期變動論相一致，正是因為在這一理論和關於後備軍的學說中，有效需求問題被排斥了，而薩依法則則生效了。由於同樣的理由，這種理論同工資上升促成危機的學說是不一致的。

貨幣工資的全面提高（在一個閉關自守的體系中）只會提高價格，實際工資依舊不變，馬克思是知道這種論據的。但他對此提出了一個非常無力的回答。“如果資本主義生產者可以隨意將他們的商晶價格提高，他們在工資不提高時，就也能如此做，會如此做。工資決不會在商晶價格跌落時提高了。”^①這恰如以原棉價格的上升對棉紗價格沒有影響的說法，來使人信服一樣：在競爭的條件下，沒有一個生產者能提高他的價格，除非所有其餘的人都這樣做。但是，如果所有的人的成本全都提高了，所有的人都會提高他們的價格的。馬克思繼續寫道：“資本家階級永遠不會與工會反對了，因為他們……就在一切情形下都常常可以做了——那就是，以工資提高為借口，依更高得多的程度來提高商晶價格，並由此收割更大的利潤”。^②這種理論忽視了資本家之間的利害衝突。每個資本家因他的對手所付工資的上升而得益，並因他本人必須支付的工資的上升而受損。每個集團在反對它得與打交道的特定工會有利害關係，但不能因為每個集團在低工資上各有利害關係，而由此

①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頁。在《價值、價格和利潤》一書中也提出了同樣的理論。

② 同上書，第410—411頁。

作出結論說，所有集團集體地都因工資上升而遭受損失。

对在工資和物价的“恶性螺旋形”的阴影下长大的这一代人來說，馬克思的貨幣工資的上升不会使物价发生变化的观点，显得全然违反了常识。可是，他之所以采取这种观点，是易于理解的。工資的上升会引起价格的相应上升这种見解，被用来证明工資協議不能影响实际工資，因而“工会具有有害的影响”。^① 所以，馬克思有强烈的动机来贊同工資并不影响价格的見解，而且因为这是当时正統派的意見，他接受这种主张并无困难。

自从他那个时代以来，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在1930年，工会主义的反对者坚持說，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頑固地拒絕接受工資的削減。如果工資的上升并不会提高价格，則工資的下降也不会减低价格。成本的削減会增加利潤，并使工业活动的輪子重又轉动起来。凱恩斯以下述理論反对这种見解，即：工資的削減会因价格下降而成为徒然无益的事，他认为工会“天生是比古典派更明白事理的经济学家”，^② 因为它们利用衰退条件让它们掌握的任何权力来反抗工資的削減。不能想象馬克思会讀到麦克米倫关于财政和工业的报告(Macmillan Report on Finance and Industry)的附录，也不能想象他会感到格里高雷(Gregory)教授比凱恩斯更为投合些。

但問題不能由于投合而得到解决，而且精确分析貨幣工資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完全竞争之下，全部工資的同等比例的变化(在一个閉关的体系中)，必然导致一定产量的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化。但实际上，完全竞争并不普遍，并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83号信。

② 參看《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8頁。

且工資的变化可以改变价格对直接成本的比例。許多价格沒有立即对工資成本的变化起反应，这在房租上一般确属如此，房租在决定货币工資的实际价值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认为货币工資的提高会正常地导致实际工資的某种提高，至少在货币工資提高后的某一时期內是如此，这种意見似乎是有道理的。^①

但正統派理論的下一步决不是明显的。工資比利潤更充分地被用于消費上，而把购买力从資本家轉移到劳动者，往往会刺激对消費品的需求，从而有助于增加就业。^② 对此，人們可以这样說，投資引誘会因工資的上升而减低，以致投資品工业中的就业会下降。这在房屋建筑中大概确实是如此，那里由于实际工資較高，需求的扩大大概抵消不了成本高的影响，而在有经久設備的其他类型企业中，大概也确实是如此。另一方面，工資品工业的設備投資也可能受到激励。

由于价格上升对食利生活者和企业家間的总利潤分配的影响，問題进一步复杂化了。^③ 价格的上升减低了用货币訂立的債務的負担，而这会刺激投資。^④ 另一方面，食利生活者的收入，比包括各公司的团体儲蓄在內的淨利潤更充分地被用于消費，以致不利于食利生活者的实际总利潤的再分配，可能会限制消費。^⑤

① 在以前沒有工会的地方，工会的創立，可能由于把独买利潤挤出来，而在提高实际工資上发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决定于“共同規則”(common rule)的推行。(參看本书第95頁。參閱拙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295頁)。

② 參閱卡拉基：《論文集》，第84頁。

③ 馬克思习惯于把資本家当作一个单独的阶级，并且強調他們和劳动者之間的斗争。凱恩斯的理論揭露了食利生活者和企业家之間的副次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劳动者是站在企业家一边的。在通貨过度膨胀的条件下，这种斗争会显著地表面化，而在战时通貨膨胀的条件下，当固定收入阶级比社会上其余部分的人遭受更多的損失时，会发展到較小的程度。

④ 參看卡拉基：《論文集》，第106頁。

⑤ 同上书，第87頁。

所以，这两方面哪一方面都可以证明再分配对就业的影响。

因此，这种理论不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但它至少表明，不能支持马克思和正统派经济学家双方都主张的这种见解，即工资的上升必然会引起就业的下降。

凯恩斯派的工资观点和马克思派的工资观点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马克思和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工资的上升会引起实际工资的上升，而实际工资的上升往往会引起失业。凯恩斯先生则认为，货币工资的上升对实际工资没有什么影响，但实际工资的上升会增加就业。双方都同意在危机时期货币工资的上升没有什么用处，马克思之所以同意这种看法是因为他认为这会提高实际工资，而凯恩斯之所以同意这种看法则是由于他认为这不会提高实际工资。但是，对于危机时期货币工资下降的影响，他们的看法是完全不一致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工资的下降会带来暂时的缓和，并使扩充“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恢复起来，^①而凯恩斯则认为，它只能带来危害。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靠详细的调查研究来解决，但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不成熟的验证似乎肯定是支持凯恩斯的，因此许多过去深信削减工资是救治衰退条件的良药的人都从迷梦中醒来了。

第十一章 动态分析

上述理论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对此，马克思和古代的或现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都未曾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这种理论给

^① 《资本论》第3卷，第15章，这个法则的内部矛盾的展开，Ⅱ. 生产扩大与价值增殖间的冲突。

予人們的关于经济学知识的目前状况的印象，也不是令人鼓舞的。经济学說的一般命运是对历史进程作无胜利希望的赛跑，而从未在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为另一个阶段代替之前，完成过对前一个阶段的分析。看来很可能这种命运会再度实现。但是，如果時間容許的話，这些問題是应当得到解决的。

突出的問題可以分为两类：那些关于社会产物的分配的問題，和那些关于产品的量的問題。利潤差額的問題属于第一类，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知道，也象在关于实际工資和貨幣工資之間的关系的复杂問題上一样，現代学說是富有不可知論的色彩的。

这些問題都是难题，但它們可能在实地調查与統計研究的結合下得到解决。理論与实际調查分离，这是学院派经济学迄今沒有摆脱的一种耻辱，而所以有这种分离，主要是由于理論家对于关于均衡条件的諸定理有一种先入之見，对于这种先入之見，现实世界的证据当然是完全不能加以說明的。已经有迹象表明，只要理論家提出可以解答的問題，統計学家就无須对找到答案感到失望。

如果利潤差額問題能够解决，就可以把对各階級間社会收入的分配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隔离开来，并为調查支配資本利潤率的諸因素鋪平道路。但是，这种分析可能也不能揭露不变的相对份額的奧秘，而需要用一种完全新的方法来解决它。

有关产量总額的問題可以分成兩項——可能的产量(potential production)和有效需求。第一項問題为生产諸要素的供給和技术所支配。天然資源和劳动供給的研究，涉及整个帝国主义的問題，馬克思对这种研究所提示的意見，已由后来的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敲，并需要用現代的分析加以检查。資本供給的研究，涉及到冲击着每一个今天所沒有解決的問題的一些理論問題。正統派的关于一个稳定的資本供給价格的見解之被推翻，在我們的分析中

留下了一个大缺口，而想用其他抽象的理論来填補它，看来是无效的。这个问题大概必須象馬克思那样用历史的方法来加以探討——任何时候資本量都是不久的过去和遙远的过去的发展結果，而現存的資本量則是决定其本身的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学院派的学說中，技术知识通常被当作一个任意的論据，但馬克思认为，它大半受劳动供給和資本供給之間的关系的影响，这显然是正确的。这里，从历史上來探討又是最有希望的。在正統派学說中被推敲过的要素价格 (factor prices) ——利息率和实际工資水平——它对技术的影响也必須用实际的方法来研究。

有效需求的问题，可以在凱恩斯主义的消費傾向 (propensity to consume) 和投資引誘的范疇下加以考察。首先，主要影响是收入的分配，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其他要素，而消費者需求的整个自然史，需要加以研究。

投資引誘涉及利息率的问题。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整套錯綜复杂的利息率是怎样对各种情况和各种政策起反应的；其次，投資是怎样对利息的变化起反应的。正統派夸大利息率的重要性而馬克思則完全忽視利息率，我們只能通过实际研究來探求两者之間的真正的差別。

負債的问题和一个公司的自有資本与向外借款之間的关系，也包含在投資引誘的问题中，各国的立法体制和財政慣例对此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即当时利潤和預期利潤之間的关系，以及預期利潤和投資引誘之間的关系，必須予以确定。在这里，統計家們往往会遇到一个不可輕視的难题，因为投資率的增加，既会引起利潤率的增加，也会被利潤率的增加所引起，所以证据是难以析別，也許是不可能析別的。对未来的預期，在投資的因果关系中导入了一个主观因素，这一因素是不能排除，或化成簡單的客观

因素的，而且人类从经验中取得知识(虽然不一定正确)这一事实，意味着历史本身是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一种力量。所以，投資引誘的問題也許永远不能全部解决。但至少有这样一种希望，即我們对它的愚昧是可以逐渐减少的。

凱恩斯的《通論》所提出的有效需求短期变动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馬克思主要关心于长期动态分析，而这一领域現在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同均衡观念有密切关系的正統派的学院式分析，对此未有贡献，而現代学說則尚未很好地摆脱短期的桎梏。实际工資和利潤率在长时期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資本积累的进展，垄断的消长，以及技术变化对社会阶级結構的大規模反响，都属于这个领域。

无论馬克思在細节的解决上作得如何不完备，他却把发现資本主义的运动法則立为自己的任务，而如果在经济学方面毕竟还有一些进展的希望的話，那么这种希望一定是在于用学院派的方法来解决馬克思所提出的問題。

